

李鼎芳編著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文通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次

引論

第一章 曾國藩之造就人才

第二章 幕府人物總表

第三章 入幕前之活動

第四章 入幕經過及在幕府之活動

第五章 曾國藩之影響

第六章 曾國藩受幕賓之影響

餘論

參考書目

..... 一

..... 四

..... 八

..... 一六

..... 二七

..... 五三

..... 八一

..... 九〇

..... 九二

目次

一

782-24
8467

2361811
F403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引論

清朝自嘉慶以後，康乾時全盛之光輝盡湮，其勢力已自造極之巔逐漸下降；而道光朝一經鴉片戰爭，清廷之朽弱無能畢露。洪楊革命乃乘之而起。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國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軒茂之文章，取服一時，而成其事業；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國，致同治之中興。雖殘喘苟延，然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爲我國近代史上一偉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也。

世之論國藩者，或謂其毅同強爲不仁，如章太炎責之以民族大義，攻訐尤烈，但一方面仍稱許其爲英雄，稱其「行事足懣人心」。(註一)而梁任公則稱之爲全界不一二觀之大人。(註二)近人有爲曾氏辯者，則謂其刻行船山遺書(卽章氏亦曾言之)注重洋務爲有民族思想，此皆由於批評者之觀點不同而有各種歧異之論。實則國藩習儒家思想最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觀念超越一切，故其所行所爲不能超越此範圍，蓋以其所處環境與所受教育之限

制，要之其與太平天國之爭，乃爲爲文化而戰，爲宗教而戰，亦爲維人倫而戰，其目的，其偉大豈僅在封毅勇侯諡文正公耶。

然而國藩之成功與偉大，自非其一人所能爲力。當太平天國勢力日張之時，各地組織所謂鄉團鄉勇，類皆士大夫導率之，蓋士大夫自負之心向未死也。「吾人知士大夫之責任，在爲民族之領導，爲吾民族文化之繼承人，遇有外侮或內亂足以摧殘吾民族或與吾民族相與爲命之文化者，則士大夫中之優秀者，必義憤填膺，投袂而起，執干戈，冒矢石，誓死與大敵鬥」。故其時士大夫均奮然雲起，而曾國藩則此種優秀士大夫之領袖也。

曾國藩以侍郎治軍長沙，開幕徵士，一時思自效者，無不投趨轅門，曾氏既具知人之明，且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其取人，凡于兵事、餉事、吏事、文章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勵，量才錄用。故凡有一材一藝之能者，無不爭炫鬻於其門。於是非常偉奇之才頗間出於其中。而曾國藩能成大事，亦卽由於其幕府賓僚之羣策羣力互助建功也。然則清末名臣之蒸起雲湧，賴曾國藩提携之力固多，曾氏之精神思想文章影響於諸人者尤鉅。而曾文正之所以爲曾文正，又未嘗非諸人之影響也。

太平天國既亡，曾國藩建侯封圻後，昔日賓僚，騰驤亨衢，克酬夙志者有之；倦翮悼翔，息影蓬茅者有之；親老不可以遠遊，奉菽水之歡，辭軒冕之榮者亦有之，要皆各適其適耳。本書之旨，則欲以見諸人進退之迹與身世行事，並其助曾氏之成功，以及相互間關係與影

響而見幕府制度力量之大。然諸人事蹟；見于記載者，詳略懸殊，詳則一人數傳、墓誌、墓表、年譜、文集、又無所不有；次者亦不下二三種；略者則同一史料，各書轉相鈔錄而已。此蓋因當時地位本有高下，其所表見愈微，則記載愈少；或歿世甚迫，其定論尙未見於冊籍者。惟私意所至，詳者累牘連篇，棄之不惜，略者片言隻字，亦所珍取。至于編次，因事分類，一人數見，格于體例，難載全文。然綜合觀之，亦可前後一貫。其不足者，則列表以明之。自分淺陋，不足言史。正譌補缺，是所望於碩學之君子。

註一 詳參章氏遺書檢論

註二 見飲冰室文集論私德及曾文正公嘉言類鈔序

第一章 曾國藩之造就人才

太平軍起，舉國用兵，一時將帥，各開幕府，招致奇才瑰異之士，以救時匡國。於是幕府中往往有名臣大將出焉。曾國藩之好才愛士，爲當時最，故中興將吏，大半出於其幕。容闈「西學東漸記」其嘗見曾國藩幕府中之盛況云：「當時各處軍官，聚于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文正對於博學多才之士，尤加敬禮，樂與交遊」。吾人以爲曾國藩之所以得人，而人之所以樂於爲用，皆以見知人才愛重人才有以致之。薛福成云：「曾國藩知人之譽，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異材。平日持議，嘗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事人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國藩部下，卽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練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共，俾獲各盡所長。

。 (唐庶文編卷一代李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此足見曾國藩之知人愛士。而其待部下，一秉至誠，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懇勸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馳書告誠，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故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用。而國藩見有善則無不極口稱譽，大而如李鴻章虹橋之戰 (註一)，小而如錢警石衍石兄弟家書 (註二)，皆引媿弗如而樂道之。故世稱曾國藩知人之哲，愛才之篤，古今所罕觀也。

蓋曾國藩出而治世，所持七張，卽爲講求人才，以移風易俗。原才篇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 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今之君子之在勞者 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者，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風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咸豐帝卽位之初，國藩奏云：「今日所當講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中略)請廣開言路，借臣工章奏，以爲核人才之具」。又嘗曰：「爲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其用人才，則以忠誠厚道爲主。「今相國毅勇侯曾公以忠孝文武爲邦人倡，獎拔英雋，後進之士，爭以學行經濟相砥礪」。(唐庶文外編卷四向伯常哀辭)。「將帥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非僅第一人然也 (曾國藩復姚秋浦書)。故李元度赴安徽之時，國藩

第一章 曾國藩之遺囑

不用之人之大

原件破損

會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言者約之（見求闕齋弟子記卷廿七）。至國藩駕馭人才之方，亦可得而言云：「大抵人才，約有二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

將大之以廉則勉而為廉。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人材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務使循循乎規矩之中方好（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七）。又云：「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切戒官氣，而始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可見國藩取用人才之標準與策略。然國藩駕馭馭人才之尤為他人所不能及者，則為其度量之寬大。李鴻章初嘗在國藩幕府，國藩參劾李元度，鴻章爭之，國藩不用其言，鴻章忿而去幕。其後國藩克安慶，鴻章以書賀，國藩復書云，倘江西無事可做，可卽前來。鴻章復入幕。國藩待禮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云。（註三）國藩待人如是其寬厚，故感其知遇者，往往自然流露，見於詞章。江忠源「發都門別會滌生庶子」詩云：「別離隨處有，感君入心脾。逢人誇我賢，

相對仍切偲。緬思古人交，形隔神明隨。君非私我好，此意我自知」。(註四)李元度嘗兩被會國藩所參劾，卒不得志。但國藩既歿，元度哭以詩云：「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註五)國藩感人之深，以此一二例可以見之。明乎此，國藩幕中人物之精及其平時相遇之態度，蓋可想見矣。

註一 詳考吳汝倫先生文集卷四上海專祠事略

註二 詳參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下

註三 詳見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一

註四 見今傳是樓詩話(王逸唐)

註五 見清書家詩史(李濟之)

第二章 幕府人物表

曾國藩自咸豐三年開府衡陽，至同治十一年卒於兩江總督之任止，二十年間，其所延聘之士，在幕府無論久暫，就吾人所知，可得百人左右，茲列其姓名爵里生卒等爲一總表，其例如左：

- (一) 本表所列一部分根據薛福成所敘。餘據各種傳記。
 (二) 知生卒年者，以生年先後爲次列前，不知者列後。
 (三) 出幕後功績，無可書者固不書，若事績過多如左李輩不勝舉者亦遂不書。

姓名	字	籍貫	出身	生年	卒年	官至	出幕後	功績
錢泰吉	警石	浙江嘉興	貢生	一七九一	一八六三	訓導		
汪士鐸	梅村	江蘇江甯	道光庚子舉人	一八〇二	一八八九	未仕		
吳嘉賓	子序	江西南豐	道光戊戌進士	一八〇三	一八六四	編修		
羅汝懷	念生	湖南湘潭	貢生	一八〇四	一八八〇	訓導		

劉 蓉	吳坤修	何 棫	周騰虎	孫衣書	左宗棠	陳 艾	莫友芝	李善蘭	唐訓方	張文虎	吳敏樹
孟容	竹莊	廉昉	叢甫	劭聞	季高	虎臣	子德	壬叔	義渠	嘯山	南屏
湖南湘鄉	江西新建	江蘇江陰	江蘇陽湖	浙江瑞安	湖南湘陰	石 埭	貴州獨山	浙江海寧	湖南常寧	江蘇南匯	湖南巴陵
諸 生	監 生	道光乙巳進士		道光庚辰進士	道光壬辰舉人	貢 生	道光辛卯舉人	諸 生	道光庚子舉人	貢 生	道光壬辰舉人
一八一六 一八七三	一八一六 一八七二	一八一六 一八七二	一八一六 一八六二	一八一四 一八九四	一八一二 一八八五	一八一 一八九七	一八一 一八七一	一八一〇 一八八二	一八〇九 一八七六	一八〇八 一八八五	一八〇五 一八七三
巡 撫	布政使	知 府	主 事	太僕寺卿	大學士 總 督		知 縣	戶 部 郎 中	兵部侍郎 巡 撫	候選訓導	訓 導
								爲同文館算學教習十餘年與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譯完幾何原本後九卷著有則古算寶算學十二種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張裕釗	郭岷燾	俞樾	李瀚章	李元度	李士榮	郭嵩燾	方宗誠	徐壽	劉毓棻	彭玉麟	方駿謨
廉卿	章城	蔭甫	小泉	次青	芋仙	筠仙	存之	雪村	伯山	雪琴	元徵
湖北武昌	湖南鄉陰	浙江德清	安徽合肥	湖南平江	四川忠州	湖南湘陰	安徽桐城	江蘇無錫	江蘇儀徵	湖南衡陽	江蘇陽湖
道光丙午 舉人	道光甲辰 舉人	道光庚戌 進士	貢生	道光癸卯 舉人	貢生	道光丁未 進士		諸生	貢生	諸生	監生
一八二三 一八九四	一八二三 一八八二	一八二一 一九〇六	一八二一 一八九九	一八二一 一八八七	一八二一 一八八五	一八二一 一八九一	一八二一 一八八六	一八二一 一八八四	一八二一 一八五八	一八二一 一八九〇	一八二一 一八七九
同右	內閣中書	編修	總督	兵部尙書	布政使	知縣	兵部侍郎 巡撫	知縣	縣丞		直隸州 知州
		總辦浙江書局建議江浙揚鄂四書局分刻二十四史又於浙局精刻子書二十二種海內稱為善本				中俄伊犁交涉以崇厚訂約辱權朝臣主戰嵩燾上書議另遣使朝廷用其言遣曾紀澤使俄卒索還伊犁					
								精天文算術化學創格致書院			

李鴻章	少荃	安徽合肥	道光丁未	一八二三	總督	
陳士杰	俊臣	湖南桂陽	貢生	一八二四	巡撫	
楊象濟	利叔	浙江秀水	舉人	一八二五		
李鶴章	季荃	安徽合肥	諸生	一八二五	道台	
羅萱	伯宜	湖南湘潭	諸生	一八二七		
李興銳	勉林	湖南瀏陽	諸生	一八二七	總督	爲山東登萊道時威海衛設於日本屯兵待儂與銳與定議丈地圈界使主客自爲守圍閣以安
鄧輔綸	彌之	湖南新化	舉人	一八二八	道台	
唐仁壽	端甫	浙江海甯	諸生	一八二九		
馮煥光	竹儒	廣東南海		一八三〇	道台	
李鴻裔	眉生	四川中江	舉人	一八三一	按察使	
趙烈文	惠甫	江蘇陽湖	監生	一八三二	知州	
王閻運	壬秋	湖南湘潭	舉人	一八三二		

第二章 曾國藩幕府人物總表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柯 鉞	吳汝綸	薛福成	劉壽曾	汪宗沂	黎庶昌	戴 望	向師棟	高心夔	華蘅芳
小泉	龔甫	叔耘	恭甫	仲伊	蕪齋	子高	伯常	伯足	若河
安徽歙縣	安徽桐城	江蘇無錫	江蘇儀徵	安徽歙縣	貴州遵義	浙江德清	湖南淑浦	江西湖口	江蘇無錫
舉咸豐辛亥	進同治乙丑	貢 生	舉同治甲子	貢 生	貢 生	諸 生	進咸豐己未	進咸豐己未	貢 生
一八六四	一八四〇 一八〇三	一八三八 一八九四	一八三八 一八八二	一八三七 一八〇六	一八三七 一八九七	一八三七 一八七三	一八三五 一八六五	一八三五 一八八三	一八三三 一九一六
知 府	知 州	副 都 御 史	候 選 知 縣	知 縣	道 台		知 縣	知 州	直 隸 州
		民之返國者領事使	光緒元年下詔求言	光緒七年充日本出使大臣	光緒七年充日本出使大臣				精數理之學著有開方別術積餘術最著名

周開錫	壽册	湖南益陽	道光丁未	一八七一	布政使
李宗義	雨亭	四川開縣	道光丁未	一八八四	總督
洪汝奎	琴西	安徽涇縣	道光甲辰	一八八八	鹽運使
蕭世本	廉甫	四川富順	同治癸亥	一八八七	府
倪文蔚	約琴	安徽望江	咸豐壬午	一八九〇	撫
許招禪	仙屏	江西奉新	同治癸亥	一八九九	巡撫
錢應溥	子密	浙江嘉興	道光庚戌	一九〇二	工部尚書
王定安	鼎丞	湖北東湖		一八三四	道台
何應祺	鏡海	湖南善化			
程桓生	尚齋	安徽歙縣	道光己酉		
甘晉	子大	同右	進士		主事
陳肅	作梅	江蘇溧陽	進士		
蔣嘉域	蕪卿	江蘇長洲			

在江蘇南局籌
傳其
本
多
流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劉翰清	開生	江蘇武進				
曹耀相	鏡初	湖南長沙	舉咸豐辛亥人		刑部郎中	
夏燮	謙甫	安徽富寧	舉道光辛巳人		知縣	
陳學受	藝叔	河北新城	諸生			
李榕	申甫	四川劍州	進道光丁未士		布政使	
周學溶	縵雲	浙江烏程				
王家璧	孝鳳	湖北武昌	進道光甲辰士		光祿寺卿	
陳蘭彬	荔秋	廣東吳川	進士	左副都御史	御	營爲留美學務所監督及駐美使臣
梅啓照	筱岩	江西南昌	進咸豐壬子士		巡撫	
李雲麟	雨蒼		諸生		副都統	
程鴻詒	伯粵	安徽黟縣	舉道光己酉人		按察使	
方羽元	子曰	湖南長沙			直隸州	
凌煥	曉嵐	安徽定遠				

成蓉鏡	芙蓉	江蘇寶應			知縣
程國熙	敬之	安徽歙縣			
陳方坦	小浦	浙江海寧			
任伊	棣香	江蘇宜興	貢生		
孫文川	登之	江蘇江寧		知府	
劉世堦	彤階	湖北漢陽	諸生		
王香倬	子雲	湖南衡陽			
何源	鏡芝	湖北武昌			
屠楷	晉卿	安徽宣城	貢生		
林源恩	秀山	四川安縣	諸生	知縣	
左楷	樵岸	湖南長沙	咸豐辛亥舉人		
屈蟠	文珍	江西湖口			
林長春	晴嵐	直隸順天			

第二章 曾國藩幕府人物總表

第三章 入幕前之活動

自太平天國起後，各方紛亂，攻防之事，江南各省，幾無地無之，而尤以楚鄂皖贛粵桂等省爲甚。士之有志者，見危難之來，遂各展其懷抱與思想而行事。其後入曾國藩幕府之人，以於軍事上曾積功勞者爲多。茲列本章，用見人才之集，非偶然也。

第一節 捐貲助戰者

一 鄧輔綸

王闈運鄧彌之墓誌銘云：鄧輔綸，字彌之。道光己亥選拔貢生，咸豐辛亥鄉舉副貢，以助餉紓內閣中書。軍興假歸。南昌危急，佐父城守，固將一軍捍禦東南，推賢讓能，已無所與。（白香亭詩集）

二 王家璧

王家璧，字孝鳳。道光甲辰進士。咸豐初，太平軍攻湖北，家璧爲小鄉雷以械畫江防振要策，以械奏上之。復丁母憂，歸鄉里，集資餉軍，曾國藩胡林翼皆倚重之。（武昌縣志卷十六人物傳）

第二節 辦團練及助戰者

一 李鴻章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云：「按察使銜記各道翰林院編修李鴻章，咸豐三年正月，奉旨隨同工部侍郎呂賢基辦理安徽團防，在事日久，懋著勤勞」。

清史列傳卷五李鴻章傳：咸豐三年，隨侍郎呂賢基練鄉勇有功。

二 周開錫

郭崧燾周公墓誌銘云：「咸豐二年，廣西賊自湖南下竄，起湘鄉曾文正公於家，督師討賊。公上書言兵食機宜，退與其鄉人治團練，轉食餉軍」。(註一)

三 吳嘉賓

清史列傳：「吳嘉賓……道光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粵匪蔓延江楚，以防堵武陽彭澤諸縣及督團兵援郡城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

四 高心夔

湯紀尙高陶先生傳云：「年十六爲弟子員，明年舉咸豐辛亥鄉試，計借入都。……無何，大寇剽江右，迺歸侍父。觀家難，憤團義旅，投文正曾公，別屬楚軍五百，使會師壁撫州，久無功，急歸」。(註二)

五 蕭世本

清史列傳云：「蕭世本……咸豐初，世本在籍編保甲……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寇不敢犯。四川總督駱秉章聞世本名，延詢守戰機宜，世本條陳利弊，皆中窾要」。

六 程鴻詔

黔縣四志云：「（鴻詔）勤苦向學，躬行實踐，悉合儒先性理書。道光己酉舉人。居黔值兵燹，倡鄉團。乙卯歲，與戰於不鼓山及東山嶺下諸處，訓練部伍，防守各隘」。

朱師轍黔三先年傳：「少孤，師事汪文台，俞正燮，故學有本源，弱冠有聲鄉里。家素寒，傭書以自給……咸豐五年，黔城被寇禍，鴻詔辦團練，屢助官軍有功，鴻詔義聲聞遠爾」。（碑傳集補卷五十）

七 羅汝懷

郭嵩燾羅研生墓誌銘云：「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註三）其後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興李公申明鴉片之害，其端皆自君發之」。（註四）

按羅汝懷對於辦團練之主張，其重要之點，可得而言者。羅氏云：「……當舍目前而謀後日，當置小補而思永圖，當舍例法而求更張。……若現募之兵果精，則當汰額兵而以新兵充伍，而額兵之積弊，不在兵而在將及綠營循例操演之法，不能選將而新籌操法，弊何由除？……」（註五）曾國藩治軍長沙，事事更始，軍將用儒生，另籌操練之法，一洗綠營之弊

，與羅氏主張正合。羅氏又謂鄉里團練，士大夫殷實兩家一倡，則農工家尙何推諉。國藩亦主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而不復以捐貲爲苦。（註六）亦正羅氏之意也。羅氏獻于駱秉章之團練芻說，卽以助曾國藩也。

八 梅啓照

張裕釗梅小岩五十壽序云：「始方伯官京師，嘗奉命返鄉里，其治團練，擊破之。在粵東弭平恩士客民之難，再擊賊東江平之。南北水洋盜倭擾，往擊大破之。又討賊曹冲，應時殄滅」。（註七）

九 李興銳

王先謙李公神道碑云：「先世隱于農，雖處窮困，不以自餒。咸豐士子，周國虞等倡亂，江忠源率師平濶亂，公有助焉」。

十 吳坤修

程鴻詔吳君墓誌銘：「早歲家貧，游幕養親。咸豐二年，匪圍犯長沙，巡撫駱文忠公奏留湖南治軍，八十餘日，圍解，升用知縣」。

十一 彭玉麟

俞曲園彭剛直公神道碑：「幼投協標充書識，支月餉視馬兵。新甯民李沅發反，公從協標往討，捕李沅發有功。拔補臨武營外委。……粵賊由永安北犯耒陽，公即募勇數百人，巡

行雖璞門，未以獲全。公亦以此知名。

第三節 曾參加他人幕府者

曾國藩幕府中賓僚，頗有出自他人幕者。爰略述斯事，以見懷才思效者之出於時，亦以見國藩招致之勤，諸人向歸之殷也。

一 左宗棠

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少負奇氣，有大志。欲因時建非常之功，以諸葛亮自比。軍興，一避亂於湘陰東山，咸豐二年，張亮基爲湖南巡撫，急足至山中延請公，郭嵩燾江忠源並勸公出，迺應聘，至則張公一以兵事任之。（註八）宗棠與胡潤之書云：「僕當咸豐二年賊逼長沙之時，從前未聞時議，中秋後，方挈幼累入山避寇，親知多從之游，甫十餘日，忽杆張石卿中函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謂「公卿不下十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比見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予以數策，立見施行。自此留置幕中，不復令其下山，而僕亦遂爲幕中人矣。（註九）宗棠入湖南巡撫幕。至咸豐九年乃出。其至曾國藩之營，則在咸豐十年。其間張亮基爲湖廣總督，鉅細委宗棠，批答咨奏，皆一人主之。略乘章代爲巡撫，倚宗棠如左右手。咸豐三年，吳文鎔爲總督，宗棠曾辭歸。曾國藩及略乘章以書招之而出，時咸豐四年也。國藩與乘章，均推

誠委心，宗棠遂專湖南軍事，嘗寄書周汝充云：「世局日艱，徒以顯公（略）滌公（曾）拳拳之故，不能抽身，使岳常澧早無事，則兄徑歸矣」。湖南援軍四出，宗棠尤以策應國藩一軍爲己任。（註一〇）故宗棠雖在湖南巡撫幕，實無異早爲曾氏幃幄之上客也。時湖南吏治罷極，土匪所在蠭起，宗棠助巡撫，壹以整飭吏治捕治會匪爲主務。「湖南承亂後，困耗已極。良將精卒，悉從大軍東征，其餉糈船廠軍械，壹皆仰給於湖南。公內謀守禦，外籌軍實。造礮船，製劈山砲。……案揚州例，權商賈貨釐。準貨值率百分取二，黃公冕試行之常德有效，乃推行於各津市，公皆親爲布署。而稅釐收支之數，仍月榜示通衢。設總局省城，知府總之，以轉輸於軍需局」。（註一一）宗棠於湖南助巡撫籌餉濟軍，厥功至偉。咸豐六年，八年，曾國藩與駱秉章屢疏以運籌之功，詔賞花翎加四品卿銜。

二 郭嵩燾

曾文正公年譜云：「江忠源援江西，嘗寄書於公，謂今日之急，唯當辦船廠。時郭公嵩燾在江公幕中，力主水師之議」。

王先謙郭公神道碑云：「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源公：『賊居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戰船備攻』。江公韙之。公爲具章奏，奉旨允行。後曾公舟師討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

三 郭峴燾

王先謙郭公神道碑云：「兄弟皆負時名，公及侍郎（指嵩燾）尤早達。……會試再黜，絕意科舉。……天性篤厚，接人以誠。操筆落紙，累數千言，弗窮肆應。推揚賢善如不及。規畫當世之務，發微洞遠，若蔡之於卜筮，罔不同也。咸豐三年，張崑基巡撫延左公宗棠暨公入幕，文檄函牘，調發兵食，多主之公。張公遷，則皆辭歸。又皆爲巡撫駱文忠公秉章禮聘，贊戎政，權商稅，兵食大充。……始終綜理。駱公入川，毛公鴻川，惲公世臨繼之，皆倚公以辦。……故公妥處里閭，其勛澤常在天下」。按崑燾在湖南巡撫幕，其所贊畫，亦以濟曾國藩爲主，湖南於時爲天下兵餉之源，爲湖南計，亦卽爲全局計也。

四 李鴻裔

黎庶昌李君墓誌銘云：「以拔貢生中咸豐辛亥順天鄉試舉人。才高學贍，聲譽翔起。公卿多折節枉交。咸豐十年，爲胡文忠公林翼奏調赴英山大營。未幾胡公薨，從曾文正公於安慶」。（註一二）

蘇鄰遺詩卷首云：「庚申秋，軍務需才，胡文忠公林翼與李忠武公續賓合詞奏調，奉旨交軍營差遣。達鄂境，文忠已遣使齎聘并書兩處邀先君入幕，待以客禮，每事諮焉」。

五 周開錫

左宗棠周君祠碑：「君少時從余讀書，資質英敏，學有心得。廣西盜起，從胡文忠於鄂。權沔陽州知州，湖北州縣，減浮糧，蠲堤工土費自沔始」。（註一三）

郭嵩燾周公墓誌銘云：「……咸豐二年，起曾文正公於家，督師討賊。……又明年，九江武昌再陷，胡文忠爲湖北巡撫，公又轉食餽軍。胡文忠公復武漢，上言吏事與兵事相輔，治亂之本，莫先察吏。檄公以知縣留湖北候用。明年，公贊胡文忠公軍事於英山，以功保知府」。（註一四）

六 洪汝奎

續碑傳集卷三十八繆荃孫洪公神道碑云：「幼劬學，凝重若成人。年十九，補弟子員。甲辰恩科舉人。受知於太傅曾文正公，期以遠大。使事同邑劉先生傳第，益勉爲經史有用之學。胡文忠公駐軍英山，聞公名，禮招之，遇以國士」。

七 汪士鐸

汪士鐸，字梅村。……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士鐸僅以身免。南度之績溪，胡林翼馳使迎入鄂，退食燕閒，權政治得失，所論議多裨時局。時有裁兵之議，士鐸上書於胡林翼，略云：「咸豐以來，戰推楚勇，皆桀驁強健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今新集之兵，莠民之貪惰者耳。……今言兵者，動曰楚勇，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究其實乎。帥兵者將也，非書生也。……今以羅（澤南）李（續賓）之故，而統帥必用文人，則未思閒世之英，卽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概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分兵弁力而戰於陣，文士坐享其福，是啓不肖徼倖之心，墮武夫殺敵之志

也。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兵可也，剝其脂膏以養兵，且未有已時，民心甘乎？」（註一五）林翼深納其言。士饑能于楚勇聲勢方剛之時，察其弊而陳其說，實爲深有見地者。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力言湘軍之不足用而主用淮軍，當其北上山東督兵，卽僅以六營湘勇爲親兵，其餘在江南者，悉行撤回原籍或遣散，其故亦卽在此歟。

求闕齋日記類鈔云：「汪梅村，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至績溪山中。去年（咸豐九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續史兵略一書。（註一六）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註一七）又精于小學，又作南北史補志」。

八、楊象濟

楊象濟，字利叔。咸豐己未舉人。少志於學，嘗題柱云：「私淑桐城鉛山，親炎長水婁江」。桐城謂姚鼐，鉛山謂蔣士銓，長水者沈維喬，婁江者姚椿也。李道悠楊君利叔行述云：「咸豐三年癸丑二月，粵賊陷金陵，江忠烈公嘗令秀水，時陳臬楚中君往投之。比至而忠烈已進軍九江，因在楚上唐方伯樹義書言時事。一曰收人心以固根本。一曰堵隘口以防竄逸。一曰籌經費以資武備。一曰嚴保甲以絕內奸。一曰恤兵勇以作士氣，一曰免征稅以招商民。一曰褒義烈以致大和。一曰崇節儉以培元氣。方伯得書驚嘆。……與今爵相左公同在張公（按指亮基）幕中，昕夕共議軍事。……無何廬州陷，君力辭軍事，閒道歸里門，蓋自是雄心少戢矣」。（註一八）象濟與陳琴齋書云：「往歲濟與同門林君天直佐楚督張公軍

事，專辦湖北境團練。惜乎張公改調，而濟與林君遂赴荊州練勇，旋由荆帶勇援廬，城陷，奉檄撤回楚中，見時事之難言，遂力辭軍事」。(註一九)

九、莫友芝

莫友芝，字子愚，貴州獨山人。與鄭徵君子尹善，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非意所樂，棄去不復顧。端華前順欲收召天下知名士，介人來求友芝書，不應。從胡文忠於太湖，咸豐九年，復從曾文正于安慶。越四年，又從之金陵。(註二〇)

十 倪文蔚

清史列傳卷五倪文蔚云：「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一年，河南巡撫嚴樹森駐師陳州，辟文蔚襄辦營務。同治元年，嚴爲湖北巡撫，隨營差遣委用」。

註一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註二 續碑傳集卷八十

註三 羅汝懷綜漪艸堂文集卷十二有鄉里團練事宜議，禁種罌粟議。卷二十一有論積穀書四首。

註四 養知書屋文集卷廿一。

註五 綜漪草堂文集卷五。

第三章 入幕前之活動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註六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註七 濂亭文集卷三。

註八 左文襄公年譜卷一。

註九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五。

註一〇 桐城吳先生文集卷二。

註一一 左文襄公年譜卷二。

註一二 拙尊園叢稿卷四。

註一三 左宗棠盾鼻餘瀝。

註一四 饒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註一五 見汪梅村先生集卷十。

註一六 續史兵略序云：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藏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江寧

汪士鐸。分輯者張裕釗、胡兆春、莫友芝、丁取忠、張華理也。

註一七 蕭穆敬孚類稿卷十二汪梅村先生別傳稱胡中丞爲刊行此書并敘其學行大略云。

註一八 汲庵文存卷首。

註一九 全上卷四。

註二〇 濂亭文集卷六。

第四章 入幕經過及在幕府之活動

曾國藩自治軍衡湘，伯爵侯拜相總督直隸兩江，廣求奇士，延聘多方，不遺餘力。有於出軍時偕出者，如劉蓉陳士杰；有才爲國藩所重，在京供職，特疏奏調而來者，如郭嵩燾，李榕；建軍功於鄉里，足付干城之寄，受知於曾國藩而招致者，則如彭玉麟，唐訓方；若夫以書招延而集者，則如許振緯，羅汝懷，孫衣言，方宗誠，周開錫，李興銳，錢應溥，蕭世本，程鴻詔，徐壽，華蘅芬，皆各以其才識學問，得文正之知遇，而應文正之聘也。文正下士之誠，愛才之篤，致士之勤，爲一時最。是故士子依歸，亦如衆星之拱北辰，爭先恐後，競獻其才，皆以列轅門供奔走爲得所託。是以有以入曾氏之門而始覺得南針者如李鴻章，有千里謁見者如向師隸，有轉輾而必欲入曾公之門者如羅萱，有上書獻圖以干效力者如李元度，薛福成，屈蟠，林長春，宜乎曾氏之門爲一時人才之淵藪也。

若夫既入幕後，其所司之事，當以治文書章奏，司糧餉軍需及領水陸兵勇爲三大要端。而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負於千里之外者，幕府賓僚之尤能者也。其間亦有爲國藩鑒拔人才者，有專任營雜者。亦有專以文章著稱，則或以儒生優遊幕中，或經理書局，或僅以詩文見知於曾公，是又一時之雅事也。

茲以事類次，以見諸人之活動，入幕之迹，略以附見，以觀其盛焉。

第一節 爲國藩鑒人才者

一 陳士杰

陳士杰，字俊臣。曾國藩於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裁自許。傾懷延接，俊臣未嘗輕詣。國藩治軍，博求勇將，致俊臣書曰：「足下深明武事，於御衆之道，蓋得古人遺意。僕此次東行，博求吾鄉血性男子有忠義而嫻韜略者與之俱出。足下與僕有文字之緣，有知己之雅，豈可不聯驪以偕。茲專人前往，乞是卜即日來衡陽，共籌諸務。」（註一）俊臣既至募，國藩「任以謀議，唯以用舍人才爲大計，反覆進論，他人或未知也。」（註二）郭嵩燾陳府君墓志銘云：「始俊臣佐曾文正公軍幕，嵩燾與焉。文正公名能知人，獨謂俊臣有識鑒，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詣俊臣，陰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

二 鄧輔綸

鄧輔綸五歲能詩，十五補學廩生，湘陰左宗棠嘆爲異材。年弱冠，縞帶璫玦，栗酒獻酬，傾夫宿彥。尤精甄訪，拔彙榛，江湖二州，六無遺士。曾侯起義，所辟皆君取也。（註三）

第二節 畫策者

軍幄定策，制勝出奇，幕府賓僚之能事也。曾國藩幕中，專司謀議者有李鴻裔，王家璧

，薛福成諸人。皆才高學贍，爲文正所贊佩者。其非常處幕中，僅以書函運籌一議者，亦不乏人，如吳敏樹，汪士鐸是也。

又按國藩幕中謀議之士，自不止此數人，則以他事著者遂不必繫於此也。

一 李鴻裔

李鴻裔初在胡林翼幕，林翼既歿，遂依曾公。鴻裔本國藩門下士，國藩辟召天下英傑，程其器能，恆爲之冠。參與機要。國藩嘗曰：「眉生豁達精敏，應世才也」。密疏薦堪大用。（註四）

二 王家璧

王家璧初在鄉里，集資餉軍。曾國藩胡林翼皆倚重之，先後保以郎中用。同治初。從國藩軍安徽，多所贊畫。

三 汪士鐸

嘗曾國藩計取金陵及節制四省之時，汪士鐸嘗一再獻策，其進取金陵之計畫書云：

傳聞大軍進取金陵，……金陵城大而堅，攻守皆難。……未當力爭也。……竊謂今日之勢，在先分布攻守，如南岸之廣信，爲浙閩入江西之要道，請以左宗棠軍守之。先取甯國，而以張廉訪軍守之，以蔽徽池。舊將江長貴，使佐舒都護軍，往來應援，則江南庶可守矣。北岸請以沅師守安慶，而移章志俊使守廬江，以李中丞守英霍，而

以成大吉往來應援，則江北庶可守矣。明公以鮑爲右翼，多爲左翼，以金逸亭爲後繼。左翼軍責其天長六合諸地，旣通揚州，卽渡江而南。右翼軍隨公東道與金軍分取城外諸壘。水軍專禦南北之渡，防南倚石臼諸湖及儀鳳三山城諸門外之壘。城外肅清，然後浚舊塹以困之。移咨薛中丞，使取蘇常，以牽賊後援。迨外援旣無，中必內潰，然後此賊始可徐圖也。籌糧之道，必合兩湖江西安徽而爲一糧臺，移駐安池之間，始與金陵各處相近。南岸青陽石埭，北岸桐城舒城等，旣無兵守，不若墮之，毋貽敵爲壘，斯亦曲突徙薪之說歟。（註五）

士鐸此策，可謂思慮周詳矣。權其大要，不外欲取金陵，必先使各地肅清或能妥守無虞之後。其後曾國藩於同治元年二月奏取金陵之計畫，亦謂：「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腳根已穩而後進」。（註六）卽汪士鐸之意也。

又當曾國藩奉命節制江浙皖贛四省之時，士鐸又上書云：

恭聞大人經略四省，節制吳越，江浙士女，額手稱慶。……讀敍益陽公勳德疏，未嘗不肅然以思，造然而嘆嘆，而不能不爲明公遠慮而四顧也。士鐸愚見，以爲卓識元鑒，早握成算，幾神所照，在物莫窺，其諸先清淮澠，畫復江北郡縣，添設長江水師提督，肅靖江淮，然後一軍駐衢以規浙東，一軍駐甯國以屏宣歙，移荊州八旗於襄陽，

使左翼住南陽，右翼住信陽，以輜輳南北。然後盡撤全楚之師，奔走麾下，左多右李，楊彭揚颯，鮑張前驅，龍驤虎嘯，直就建康，掃穴擒魁，獻俘北闕（下略）。（註七）

按曾國藩奉節制四省之命在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汪氏之書卽上於此時。至同治元年正月，國藩屢辭不獲。至二年中甸之奏，中有云：「……至江防局面宏遠，事理重大。臣愚以爲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歸彭玉麟楊載福等統率者，船隻至千餘號之多，噸位至二三千尊之富，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擲，勁旅不宜盡裁，必須添設缺額，安插此項水師」。（註八）曾國藩對士鐸之建議，其他用否，當隨軍情而定；惟設長江水師提督，則汪之意見被採用也。故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乃與彭玉麟商定章程，設水師提督及其他各官，長江水師始完成確立矣。

四 吳敏樹

太平天國覆亡後，吳敏樹上書國藩，謀善後之計云：

（上略）然敏樹竊有爲湖南憂之者，蓋軍士習軼於外，人戶久敝於內也。散戶之軍，勢難還農，貪財嗜殺，所在爲患。今聞江南荒地多有，就便立家居住，此亦銷患無形，可用之便計。然流移後學，誠恐不能自直，而病彼方之人。惟無使彼方之人，忘湖南之功而恨，斯爲善也。（下略）（註九）

曾國藩定金陵後，卽裁撤湘軍，散居江浙以墾荒致富者固多，然大部命曾國荃帶回原籍

，其必用吳氏之言也。

五 薛福成

薛福成之入曾國藩幕，在同治四年國藩北上討捻時。福成於寶應舟次，上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等八策。國藩一見，大加獎譽，遂邀入幕。軍謀機要，多所贊畫。由是聲譽隆起，以一書生負天下重望。（註一〇）

第三節 治軍餉者

李翰章

甘晉

郭嵩燾

郭峴燾

楊象濟

李興銳

曾國藩初出治軍，僅以湖南爲計，初未嘗謀及他省之事，尤不意湘軍他日成天下之軍也。故諸事均自任之。糧臺餉糈，亦未奏請朝廷派大員經理，皆由幕府僚友堂之，觀其咸豐七年十二月之奏可知，其摺略云：

臣處一君，未經奏派大員總理糧臺；亦無專司之員始終其事。初在衡州，造船募勇，冒昧從事，條理未精。厥後越境剿賊，用銀漸多。所募概係勇丁，將領多係紳士，官事非其所嫻，冊報間有未備；而又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總局相交涉。……至若經手人員，臣在衡州時，出入銀錢，多係自行經理。四年二月至長沙，委員候補知府李瀚章管理收支事件。七月由岳州赴鄂，於長沙設立後路糧臺，派湖南卽用道岑麟，湖北記名道

厲雲官司其事。其水陸行營收支事務，則李瀚章及江南同知鄭德基主之。九月以後，於漢口設立轉運局，派禮部員外郎胡大任司其事，五年駐軍南康，於南昌設立後路糧臺，派禮部員外郎甘晉及李瀚章司其事。六年十二月撤毀糧臺。自七年正月起歸江西省局司道辦理。（註一一）

故自咸豐六年裁糧臺七年歸江西省局辦理以前，曾國藩一軍之餉糈，悉自行委員處理，而始終其事者則爲李瀚章。

瀚章字小泉。咸豐三年時，署善化知縣，國藩檄理糧臺。至糧臺歸併江西省局，瀚章始返里。其後兵數日增，餉需益迫，江西入款，錢漕外惟釐稅。曾國藩商之巡撫毓科，仿湖南章程，設局經收，專充湘軍之餉。十年五月乃奏以瀚章會辦江西釐稅事。同治元年，又派瀚章襄辦廣東釐務，皆軍中重任，瀚章優能爲之，以利曾軍。（註一二）

國藩駐軍祁門時，總理糧臺者則爲李興銳。國藩初聞興銳賢，且有平瀏陽亂功，貽書招之，興銳謁國藩於湖口，遂預謀議。奉檄總山內糧臺，駐祁門。皖南郡縣迭失守，祁門爲太平軍必爭之地，一夕數驚，興銳摩畫周至，饋運疾給。（註一三）

佐湖南巡撫及曾國藩而籌餉者，則有左宗棠與郭峴燾。左宗棠治師浙江，則由峴燾一人任之，郭峴燾仲弟樗叟家傳云：「左公旋亦治師浙江，君內簡軍實，外籌天下大局，獨力擣狂。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粵援滇援黔援蜀，征兵四出，隨事緩急，聞警輒赴，凡軍行山川險

要，策應遲速，及將帥能否高下，審事量敵，受成於心，惟所指發，應弦赴節。每軍出轉餉數千里，遠輸近委無匱，君一以任之」。(註一四)

當時饗軍不外二大源，曰捐輸，曰釐金。蓋自太平軍起後，國家用兵，各省募勇自衛，其餉則或由戶部運解，或由鄰省協撥，用兵既久，各省糜濫，遂至餉無所資，籌餉之難，難於籌兵。舍捐輸釐金二途，別無他法。夫捐輸使富者立致榮顯，中下之家，亦樂有以自效。但數行之，則民怨官煩，而法亦敝。「再減折成，所在設局，各省又請領空白執照，委員分途勸捐，減之中更有減。至於千金可得知縣到省，百金可得佐雜到省，而吏治真淆亂不可問矣」。(註十五)「至有捐花翎(本爲賞戴)及在任候選(如州縣而捐知府在任候選)」。(註十六)故捐輸可以救一時之急，而不可爲經久之規也。

至於釐金之制，則較經久，湘軍始終利賴之，平太平天國之軍，軍餉所資，泰半出是，特略敘其制之始末：

釐金類似漢之算緡，唐之除陌錢，宋之經制頭子錢也。咸豐初，浙人錢江始創其制。陳其元庸閑齋筆記云：

「……世事孔亟，(錢)江曰，『此吾雖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簿笨車出都，其時副都御使雷公以鍼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當時江北屯兵數萬，儲糈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

手不名一錢，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爲之畫策。（中略）創立抽釐法，於行商坐買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軍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

蕭穆敬孚類稿記釐金則云：

咸豐軍興以來，月餉浩繁，各省賴有釐金以濟。人知釐金本謀，出於浙人錢江，成於雷副憲以鉞。其實雷公奉旨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僅疏請試行於泰州仙女廟。其後侍郎勝保又推廣雷公之意，疏請於西北各省之完善者仿行之，實未通行於東南諸省也。咸豐六年，向忠武公奉旨督師江南，時寧都彭雲埏已致仕歸田，忠武素知其有幹濟之才。……忠武不諳理財之方，一切均委之於彭君。彭君以月餉日多，各路協款不足以濟，思非仿行釐金不爲功。乃與向公會疏請如雷以鉞勝保之議，再推廣至各直省，全行開辦釐金，並聲明以撤兵之日一律停止。

此釐金之初創及其行於各省之始也。湖南則於咸豐五年已行。湘軍志平議云：「湖南創辦釐金，在乙卯夏間。其時郭岷燾立講瀾陽洞溪書院，左宗棠黃冕裕麟，爲書促其赴省相助，一切規畫皆由黃冕手定，岷燾佐之，裕麟總其成，而左宗棠斟酌其當否」。而江西湖北亦

次第於五年八月及十一月推行。(註十七)蓋曾國藩起軍，初卽苦費絀，洎聞釐金之制，卽採用之。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軍興幾二十年，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功者，釐金之力居多。(註一八)

按釐金之制，初雖定兵事息後卽停止。但當罷釐之議起，卒以郭嵩燾力疏其利而未果廢。(註十九)至光緒初年，嵩燾奉使歐洲，因知租界有免釐金之事，以爲失利，且喪國體，乃主廢釐金。(註二〇)然國家正需財，卒不能廢也。

釐金而外，有主抽洋稅(進口稅)以饗軍者，則楊象濟是也。一象濟於庚申至安徽，謁曾公於祁門，留軍中半年，文正贈以金，復游楚北。時漢口鎮立市初成，番舶隨至，君謂湖北爲東南之要害，安危所繫，全在上游，今蘇常淪陷，浙江僅存杭州二郡，大局糜爛，使上游再有疎虞，時事尙可問乎。顧用兵先於籌餉，乃擬抽洋稅章程。以爲西人由上海至楚，其貨物卽在上海納進口稅，此稅銀應解楚，宜請旨飭歸湖北。又楚出之貨，茶葉大黃爲大宗，漢口鎮兩三月間，茶葉出洋，已有三百萬。其他若水銀銅鉛藥材木植等物，一經下水，未必停留，是進口有稅而出口無稅。宜遵和約一稅之外不更加稅之說，在楚境收稅。反覆詳畫，至五千餘言，上之大吏，大吏採其議，檄君佐張觀察曜孫至滬主持其事。於是楚省歲得洋稅數百巨萬。議實肇自君也。(註二一)

按象濟所擬抽稅策，今不見其文集汲庵文存。惟卷五釐金議有云：一咸豐辛酉，東征師

發，又增大餉，文忠（故林翼）卽憂之，於是象濟以洋稅一事陳之，節相（指曾國藩）遂爾檄委偕張觀察至滬分歸湖北」。

第四節 領軍者

曾國藩陶鑄幕中人才，吏事、軍事、道德、文章四者並重。所謂中興名將出其幕者甚多。本節所舉係於軍事較著及專領軍者。而治軍可分水陸兩端。

甲 領陸軍者

將帥出自曾幕者，最著莫如左李，然二人出幕頗早，咸同之交，卽各獨當一面。今所述，故不及平浙平吳之事。

一 左宗棠

左宗棠初佐湖南巡撫幕。咸豐十年至宿松見國藩，欲引一軍自效，國藩慰留之。左之去湘固因小人所讒，然亦早有從軍之志，嘗與李希庵書云：「八年戎幕坐嘯，未克親履行間，實爲闕事」。（註二二）俄而國藩令其募練兵五千人援安徽，宗棠於是招所知湘楚舊將，并以勇敢誠僕爲宗，得黃大覺李世顏羅近秋黃有功戴國泰黃少春張志超朱明亮張聲恆九人，四出選募，立四營，營五百人。四總哨，哨三百二十人。別置精銳二百人，分八隊爲親兵，號曰楚軍。復收王鑫舊部得千四百人，軍制壹仍其舊。左旣立軍，卽克婺源浮梁等城，國藩上

其功。明年（咸豐十一年）又復建德樂平，國藩奏幫辦軍務。杭州陷，曾公奏保爲巡撫，宗棠遂率師赴浙。一生大功，從此發軔。

二 李鴻章

李鴻章初入曾國藩幕，掌書記奏稿。咸豐九年，隨曾國荃於景德。十年國藩設淮陽水師，命鴻章統之。十一年復奏遵籌鎮江援剿之師，以鴻章應，並密陳才可大用，鴻章乃歸募勇，釐定營制，悉依湘軍，是爲淮軍之始。同治元年，鴻章即率軍援上海而立功於江蘇焉。

三 李元度

李元度初亦師章奏之事，咸豐五年以後始銳意招平江勇自行統軍。自是六年克撫州，七年大捷於鷹潭，八年敗石達開。江西巡撫疏稱：「以三千疲饑之卒，當悍賊數萬，自有戰爭，未之前聞」。國藩以書勞之云：「君當靖港敗後，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後，特立一軍，志在護衛水師，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鎮敗後，我部別無陸軍，賴君支持東路，隱然巨鎮，力拄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三不忘也」。元度助曾公既多，曾公感之亦深至矣。（註二三）

四 李榕

李榕字申夫，「以翰林改官禮部，已未奉旨從文正公軍，歷江東西楚皖濟竟之交，凡八年。兩爲統將，一司善後局，再入幕府。中間克太湖，圍安慶，改建德，擊彭澤，戰湖口，

援青陽，守建中桐城，與師相離合。因頓于祁門，徑略於皖上，在師相左右最久。（註廿四）

五 李鶴章

李鶴章，鴻章弟也。嘗上書安徽巡撫，陳兵事累萬言，不能用。國藩一見鶴章，稱爲將才，遂隨攻安慶。鴻章率淮軍而東，國藩又命鶴章別將騎兵五百人會師，兄弟並立功於吳。（註二五）

六 林長春

林長春字晴嵐，咸豐四年，文正治軍長沙時，有薦長春知兵者，謁見語輒合，退復草策千言上之，國藩檄長春帶親兵五百人從克岳州武昌，俱有功。（註廿六）

七 屈蟠

屈蟠字文珍，咸豐五年，國藩治軍江西，蟠繪破敵圖往謁，國藩大奇之，令隨同李元度辦團，尋率勇隨元度入浙助宗棠戰。（註廿七）

乙 領水師者

國藩初出治勇，立湘軍，無水師。至江西省城被圍，郭嵩燾率勇援江忠源，乃謂敵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造戰船備攻。江忠源從之而辦水師，是爲水師之始。咸豐三年，國藩亦於衡陽立湘軍水師。

一 彭玉麟

玉麟爲國藩幕中領水師之最著者，與楊載福並稱於世。玉麟初以耒陽之事，受知於國藩。及立湘軍水師，乃命與楊載福分統焉。師船三等。曰快蟹，曰長龍，曰三板。船制營制，俱玉麟所定。其後又助國藩於南康立內湖水師。咸豐四年，水師初發衡州不利。然武昌漢口漢陽之役，陸師不血刃復兩名城一巨鎮，水師之力爲多。而湘軍水師名聞天下，亦自此始。其後水師助曾國荃復安慶，復浦口，破九洑洲，使金陵易克，皆玉麟之功也。（註廿六）

玉麟在曾幕者幾二十年，一以治水師爲事，屢薦官不赴。嘗有「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之言。太平天國覆亡後，與國藩訂定水師章程，立長江水師。

二 吳坤修

吳坤修初在駱秉章幕治軍。國藩立水師，坤修爲辦餉及提調軍火。水師敗九江，困於鄱陽湖不得出，坤修單騎往南康導往吳城南昌，使軍復振云。

三 唐訓方

唐訓方初與李元度同客京師，賣文自給。咸豐甲寅春，將主雙蹲書院，時元度行入國藩軍幕，見而語之曰：「盍從戎，王侯將相甯有種耶」。訓方曰：「善」。遂偕行焉。時湘軍水師方立，國藩遂命典水師副右營。靖港敗後，乃改領陸師，立訓字營。凡應戰二百，收城三十云。

四 左 楷

左楷字樵犀，受知於國藩，辟入幕府。咸豐五年，國藩援江西，初立水師，以楷佐其事。（註廿九）

第五節 治文書章奏者

一 許振緯

許振緯字仙屏，咸豐三年，國藩辟置幕府，襄軍事。四年，水師敗，困於江西南康。國藩資從四散，獨振緯不去左右，嘗一夕治官書八十通，國藩益重之。六年，撫州吉安相繼失，振緯與鄧輔繪募兵戰於進賢東鄉等縣，大捷。八年，從曾國荃復吉安。九年中式江西舉人，仍隨大軍。同治二年成進士，八年充貴州副考官，十年充陝甘學政。（註三〇）

二 劉 蓉

劉蓉字孟容，與羅澤南郭嵩燾並爲曾公最早之至友，共研朱子之學，蓉尤躡而從之。務通古今因革損益得失利病與其風俗及人才之盛衰，慨然有志於三代，思一用其學術以興教化。國藩居京師，嘗寄詩篇，有臥龍之譽。咸豐五年，國藩率師東征，蓉從戎幕，筆翰如流，國藩賴之。（註三一）

三 李鴻章

第四章 入幕經過及在幕府之活動

李鴻章以翰林入國藩軍幕，（鴻章入幕情形，頗有關其一生行事，詳後。）初亦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國藩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皆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書出於藍亦未可知」。鴻章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三二）

四 李元度

李元度初嘗遊奉天學政幕。陪都藏列朝寶鉢，元度得以闕其美富，通知一代政事。咸豐二年，上書曾國藩，託名羅江布衣，願執鞭鐙以效馳驅，國藩聽其言。既相見，詢知元度所爲，大懼曰，吾固知非子莫辦，引與規畫軍事。岳州師潰，國藩敗于靖港，詔落其職，故事革員例不得專奏，元度代草奏疏，請出湖南境後，仍准專奏以速戎機，國藩疑焉，元度力持之，卒奏請，朝廷即許國藩軍衝專奏。水師敗於九江，國藩入南昌，元度無不相從艱危中，多所裨助。國藩自出師，遇不利輒奮即死，皆以元度防救得免。元度與國藩同住一舟，司摺摺信緘等。咸豐五年正月，銳意欲招平江勇，乃自行統軍

五 程鴻詔

程鴻詔初以辦團有功於鄉里，曾國藩駐軍祁門，聞鴻詔名，聘入幕府，主章奏，甚見優禮，從復安慶。同治三年，江寧復，國藩親往鎮撫，幕賓李鴻裔，龐際雲從鴻詔主安慶後事。甯垣既定，鴻詔以書賀曾公，推爲獨步。鴻詔淡仕進，幕客多膺薦舉，致顯宦，鴻詔雖擢

至山東補用道，仍留幕中。國藩北上勦捻匪，鴻詔亦從，專任機要。

六 柯 鉞

柯鉞字筱泉。咸豐十一年入國藩營幕，辦理文案。殫心兵事，晝夜勞動。每治軍書，動中竅要。同治三年卒於營。國藩爲疏請卹，有一數年來頗資臂助之言。輓之則有「具承明著作之才，九列交推獨我」之語。（註三三）

七 向師棟

向師棟字伯常。「與嚴威秋農爲友，同時又有舒燾伯魯，相國同爲激浦三俊者也。同治元年，伯常持秋農薦士書，走數千里謁相國安慶，留佐戎幕。伯常得盡交海內賢士，所學益大進。相國常密疏論薦其才。伯常嘗自稱喜讀漢書孔光張瑀傳，所以著爲大臣者無大節，則學行雖美，尤足誤朝廷而墮世風，其爲戒至深微也」。（註三四）黎庶昌稱之曰：「伯常識足以致知，勇足以幾道，故有濟世之志，而不屑以功名終也。有高士之行，而不欲以文辭著也」。（註三五）師棟在國藩軍幕，治文書，晝夜辛勤；同治四年隨征徐州，俄而病故，國藩親自臨祭，且爲請卹云。

八 羅 萱

羅萱字伯宜，汝懷之子也。「曾公將治兵東下，久知萱，屢要相從。己而令材官召之見，萱著單衫從藩垣步往，及營門，巡捕詰阻之，語頃，爵相從帷內呼曰：「是當入者」。既

見，曾公謂曰：「吾聞辭氣雍容，仗爽，因知是子」。又面要之。閏七月，曾公遣弁致書招營往。營既入軍，住帥舟，日在左右。節帥患營，口授營屬草，營故手敏，刻畫數紙無譌。營（註三六），或敵警驟逼，勢危甚，營甘心同命，而外則美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爲之通懷，使各當其意以去。故營中甚倚之。（詳見續碑傳集卷六）同治八年，隨黃潤昌征苗貴州，戰死黃平（詳見曾文正公文集卷四）。

九 錢應溥

錢應溥，泰吉之子也。學有淵源。曾國藩治兵安慶，招入幕，應溥奉父往，二爲文檄，捷如夙構。李鴻章新出幕府，視師滬濱，所管行營事務，國藩盡以相委，凡所贊畫，悉合機宜。金陵既定，飛章入告，兩宮覽之感泣，皆應溥手筆也。國藩督兩江，有大興革，上奏時皆囑應溥屬草。所定江蘇減漕及安徽各州縣漕價，亦皆應溥手訂章程也。

十 吳汝綸

吳汝綸字摯甫。幼刻苦向學，嘗得鷄卵，易松脂以照讀。好文出天性，私淑同里姚姬傳先生。少長，受知于曾國藩，文益宏肆高潔。同治四年成進士。國藩督兩江，奏調至金陵，移督直隸，隨調至北。汝綸既師事曾公，共謀大事，參章奏。曾公奇其文，嘗以漢襦衡相擬。曾公薨，李鴻章繼督直隸，尤倚重焉。時中外大政，常決於曾李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綸手。

第六節 幕中文士

國藩幕府，除將相幹濟之材，獨以文才客其間者，亦頗不乏人。巾服儒冠，詩書燦耀。武事既定，文術光輝，江南疲于兵燹之災，而學術不衰，則諸人之力也。

甲 以儒生游幕中者

一 錢泰吉

錢泰吉少而苦學，潛心孤往，與從兄儀吉以純儒相勉。弱冠而後，遠近咸知二石（泰吉字警石，儀吉字衍石）。二石家書，國藩嘗嘆爲天下之至文者也。泰吉中年而後，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註之，一字之外，旁求博證。同治壬戌，子應溥應國藩招襄戎幕，泰吉亦遂優遊其間。而校讎經史，猶日有程。泰吉觀幕中士彥羣集，恆樂而嘆爲難得云。（註三七）

二 俞樾

俞樾，字蔭甫。道光庚戌覆試於禮部時，卽以「花落春仍在」句受知於國藩。（註三八）樾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冀不背王氏之旨（續碑傳集卷七）。國藩督兩江，樾以巾服從遊，來去如處士。嘗寄書國藩以袁枚從尹相幕府比况（見春在堂尺牘）。國藩則有「閔才不薦，徒竊高位」之語。而樾又嘗嘆淪

棄終身，負師期望云（見春在堂隨筆）。

三方宗誠

方宗誠字存之。忱恂幼學。族兄方東樹抗心希古，辭闢羣言，宗誠奉臬焉。東南兵事起，避地讀書。當是時，海內多事，君子出所學以幹運阨危，不徒師武力。胡林翼曾國藩禮賢下士，咸與宗誠結道義交。宗誠游于諸公，則匡拂左助，干戈之間，有韋布之師焉。其後國藩戡定四方，銳意以儒術潤吏治，宗誠乃被辟而令棗強焉。（註三九）

四汪宗沂

汪宗沂字仲伊。自幼博覽羣書，習其鄉先輩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善禮學，通六藝，旁及卜筮遯甲堪輿等術。作禮樂一貫錄。東南既定，以儒生遊曾國藩之門，居江甯幕府，交徧一時巨公名士云。（合參碑傳集補卷四十一及今傳是樓詩話）。

乙詩文爲國藩所賞者

一何斌附何應祺

何斌字廉昉，道光乙巳進士，工書詩，能山水。書法尤工小楷。曾國藩稱爲徧儻權奇，自成風格（見求闕齋日記類鈔下）。詩則清新雅麗。咸豐六年，爲建昌知府，兩次失守，至全家殉難後，（註四〇）其詩遂轉爲蒼涼動人。咸豐九年，斌嘗以除夕感懷十六章上之國藩，國藩見斌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憫其闔家殉節，因次韵欲以慰勞之。時李

元度，甘晉，許振棫，吳嘉賓等均和之，有三十餘人之多。（註四一）國藩於是年寄絨書云：「自去冬以來，每得賜緘，輒與幕府諸君子伸氣疾讀，擊節謹呼，不徒以其文藻之卓絕，卽論書翰之美，飄飄意遠，亦自足遠追北海，近楫夢樓」（曾文正書牘卷八）。

時何應祺亦在幕中，爲和詩者之一，嘗一夕三疊原韻，得四十八律以呈曾公，曾公遂以爲奇士云。（註四二）

二、李士棻

李士棻四川人，與李鴻裔李榕號四川三李。士棻性通脫，不中程度，喜爲無顧忌之言，輒遭尤忌，幸國藩待之始終如舊，故得獲安。其詩文爲國藩所賞，國藩嘗贈以詩，有「時吟大句動乾坤」之句云。（見拙尊園叢稿卷四）

三、吳敏樹

吳敏樹以文學起家。好爲文章，力求岸異。嘗錄歸震川之文，攜之入都，聞於梅曾亮，敏樹能文之名遂聞於京師。國藩尤稱善其文。既治軍，欲使治幕事，敏樹辭不從。然敏樹之不往，以不欲治軍事耳，心未嘗稍舍也（參養知書屋文集卷二二），己未上曾侍郎書云：「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驚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落隨侍於舟中之座」。日以不得從爲恨，故又云：「……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獎飾，非止誇今世年月，且以炫耀將來，微倖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卽

競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然敏樹避亂山中，與國藩往來書札論文者蓋不少。故庚申上曾制府書云：「計今世人士，自軍事外，以文字之緣，獲幸於左右如是者蓋少也」。敏樹固深自矜喜矣。當國藩許用其弟士邁時，敏樹復書云：「先生今能慨然任之，則敏樹亦有以藉手於先生，俟賊平之日，幸獲從東閣之末，益備聞文章之說也」。以上所引皆見粹湖文集卷六。金陵既定，敏樹於戊辰歲（同治七年）作江浙遊，至金陵，爲詩上曾公。曾公賦二十韻以贈，喜其至也。其章亂曰：「寧知滄桑閱百變，復此對持掌中杯。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一時和者雲集，咸從邵倡和卷（因曾詩首韻爲筵，結韻爲邵字）。

四、黎庶昌

黎庶昌少染家學，從莫子偲鄭子尹游，稽經考道，學以大進。同治紀元，下詔求言，庶昌時年二十六，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時國藩駐安慶，朝廷發往安慶大營差遣，國藩優禮之。嘗謂庶昌生長邊隅，意氣邁往，行文堅確，鍊而不合，可成一家言。庶昌讀書遂守曾國藩家法。

五、張裕釗

張裕釗於受內閣中書時，卽以文受知於國藩。既從國藩遊，學乃大進。在幕中相從數十年，亦止以治文爲事。國藩嘗言其門人可期成者，惟張吳兩人。指裕釗及吳汝綸也。而裕釗

亦自云：「私計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校之方劉姚梅，未知其孰後先也。」

丙 供職書局者

國藩以武事既定，與李鴻章銳意致力於文章。安慶金陵並設書局，校刻古書，以廣流傳。以倡儒學。國藩又以懿文碩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文士麇集。其著者則爲汪士鐸，劉毓崧，壽曾父子，莫友芝，張文虎，李善蘭，洪汝奎，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諸人，皆一時之俊彥。江南浙江自宋以來，爲文學之邦，杭州刊書之名尤盛。士紳家多藏書，其鏤版甚精緻。經兵燹後，書籍蕩然。迺自安慶金陵相繼設書局，集諸碩學之士於其間，校剔選擇，整理古書，江南學術，遂以復興。此外蘇州杭州武昌並設書局，合以上稱爲五局，五局刻書，校讎頗精，聞名當時，利溥後學者甚鉅。（計四三）

註一 曾文正書札卷五

註二 湘漪樓文集卷八

註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註四 拙尊園叢稿卷四

註五 汪梅村先生集卷十

註六 曾文正奏稿卷十五

註七 汪梅村先生集卷十

第四章 入幕經過及在幕府之活動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五〇

詩八 同詩六

詩九 梓湖文集卷六

詩十 合參碑傳集補卷十三 庸庵文外編卷三上曾侯相書跋及曾文正手書日記乙丑閏五月初六日條

詩十一 曾文正公奏稿卷九

詩十二 清史列傳卷五

詩十三 讀碑傳集卷三十二

詩十四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八

詩十五 湘軍志評議

詩十六 東華續錄光緒六

詩十七 羅玉東釐金制度及其起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一卷一期）

詩十八 庸閒齋筆記卷十二

詩十九 參郭嵩燾奏疏卷五

詩二〇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

詩廿一 李道悠楊君利叔行述（沒庵文存卷首）

詩廿二 左文襄公年譜卷二詩引

詩廿三 續碑傳集卷三十九

註廿四 十三峯書屋全集卷一

註廿五 續碑傳集卷三十八

註廿六 何應祺守默齋文集第二冊

註廿七 同註二十六

註廿八 續碑傳集卷十四，湖漪樓文集卷八

註廿九 同註二十六

註三〇 清史列傳卷五十九

註卅一 續先正事略卷四

註卅二 庸庵筆記卷一李傅相入文正軍幕條

註卅三 合參曾文正公奏稿，安徽通志卷二三五

註卅四 庸庵全集外編卷四向伯常哀辭

註卅五 拙尊園叢稿卷二

註卅六 綠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九

註卅七 合參甘泉鄉人稱警石府君年譜及曾文正文集卷四

註卅八 覆試時，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懋首句云：「花落春仍在」，國藩深賞之，謂詠落

花而無衰颯意，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限量，因拔置第一。此懋受知於國藩之始，後遂以春在名其全集。（見春在堂隨筆一）

註卅九 續碑傳集卷八十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五二

許四〇 咸丰六年七月，建昌府又爲邊饑曾所陷。柝妻薛氏，女三人，胞姪何彥掄，僕婢八人全。

家殉節，無苟免者。柝被矛刺而復甦。（見曾文正奏稿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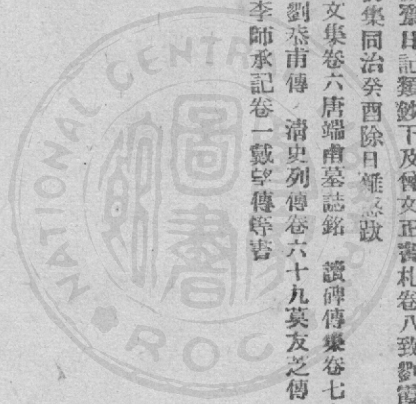
許四十一 並參求闕齋日記類鈔下及曾文正書札卷八致劉霞軒

許四十二 守默齋詩集同治癸酉除日雜詠跋

許四十三 合參濂亭文集卷六唐端甫墓誌銘，讀碑傳彙卷七十五張文虎傳，卷七十四劉毓崧傳，

卷七十五劉忞甫傳，清史列傳卷六十九莫友芝傳，曾文正公年譜同治三年四月及七年

正月，顏李師承記卷一戴望傳等書



第五章 曾國藩之影響

自古立大事成大業，名垂史冊，照耀千古，雖時易情遷，欲抑而彌彰者，必其人才華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曾國藩之事業，至今日觀之，其定論若可決而若不可決，然其一人之道德，學問，見識之影響之大，實未可計量也。爰述其幕府賓僚受其感化最深者及其事業影響於後世最鉅者，以見其餘。

第一節 人格上之教訓及感化

以吾人之目光觀之，曾國藩乃儒家思想統制下之典型人物，而尤近於宋儒。國藩早年，與羅澤南劉葵輩，力究程朱之學，而以儒先性理書爲指歸。故國藩無論律已待人，一秉以誠，其修身之道，不求之過高，而於日常生活中求至當之理。其幕府中人及其弟子，被其教而潛移默化者甚多，不能一一詳述，擇其重要及顯見者言之。茲先略述曾氏勉人之道，然後觀得其意者。

國藩自勉，恆守清慎誠勤四字，勉人亦然，而尤以誠字爲重，與李榕書云：

……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乎大戾，免於大敗，願與足下共勉

之。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通，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

與程尚齋書云：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

與李筱泉書云：

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今閣下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國藩對其幕友，諄諄以誠相勸勉；吾人於此，亦可見其選拔人才之一班矣。

曾氏勉人以誠，治事亦如之，一以勤儉平實爲主。文正公年譜卷六記曾氏在營，未明卽

起，黎明出巡營壘閱操練，日中清釐文卷，接見賓僚，以其餘時披覽書史，不使身心有至閒之暇逸。嘗稱時局艱難，惟勞勤心力者可以補救。前後數十年，治軍治官，雖當困難危殆之際，以至功名遂之時，不改其度云。幕府賓僚，即得此種日常生活之影響及人格感化，無不偉如左李，皆沐其薰陶而大也。

左宗棠負非常之才氣，出自幕府，不二載而封疆圻，驅縱一世。自太平天國以後，知人之會氏交惡。始同治三年迄曾氏歿，凡八年不通音問，然國藩之逝，宗棠輓之曰：「一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世人均謂生死定交，而以韓琦死富弼不弔之事比擬以美宗棠，吾人則以爲國藩感化之也。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時侍讀（呂庭芷）新自甘肅劉省之軍門處歸，公（國藩）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神，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對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原，想亦不能爲之繼也。君謂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時二人正在絕交中，曾公居心之正，有如此者。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甫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認二三。文襄嘗與客云，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拒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爲西征軍

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質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見庸庵筆記卷二）薛氏之言，必非過諛曾氏者，國藩既如斯佩左氏之佈置，宜乎能盡心力以協助之也。國藩待宗棠如是，而宗棠測國藩則如彼，亦可以見其大小矣。宜乎國藩歿而宗棠心悔，一改往時驕慢之氣，而有至誠之輓，此蓋曾氏之宏度有以感動之也。

受曾氏影響最大者爲李鴻章。吳汝綸李公神道碑云：「公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論，與曾公相首尾。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髮動心，一秉曾公學。」蓋國藩性情堅重，謀定不變，李鴻章實得之。然鴻章之受國藩最深之教訓，卽在其初入幕府之時。庚子西狩叢談云：

公（指李鴻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啓口必稱我老師，敬佩始如神聖。嘗告予又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師……那真是大人先生……我老師實在利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鐘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我一同上桌，我沒法，祇得勉強趕上，胡亂盥洗，矇矓前去過卯，真受不了，習以爲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能起早，纔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

薛福成記李鴻章入文正幕事云：

「傅相（李）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師，圖再舉。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問道往謁焉。謂文正公篤念故舊，必將用之，陳肅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狹窄，恐難鱗巨艦，非潺淺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肅曰：「少荃多經歷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陸續而至，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跟跣而往，文正終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

李鴻章一生事業，出發於此，而國藩有以造練之也。吾人閱庚子西狩叢談，尤可見鴻章生活之受曾公影響。叢談云：「公（指鴻章）每日起居，均有常度。早間六句鐘起，稍進餐點，即檢點公事，或隨意看通鑑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盞。即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晚間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凡歷數十百日，皆一無更改」。吾人試閱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其生活之有度，某時理公牘，某時見客，某時圍棋，某時看書，逐日幾如刻板。鴻章皆取法焉。叢談又云：「公又言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傳受不得。自悔盛年

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鴻章對於其師之佩仰可謂至矣。然當祁門軍危時，鴻章逃回江西，文正甚為不滿。後保江蘇巡撫，或言用鴻章者，文正遂嘆曰：「此君難與共患難耳！」猶不免惜之。（註一）鴻章之定論，宜乎不若曾公之美也。

其他幕府中人，如薛福成吳汝綸輩，其立身處世均傳文正之精神。福成自壯至老，讀書從公，日有常課。辰而治事，夜分始寢。數十年來，逐日行事，悉載日記。勤以率下，儉以奉身。待人接物，一主以誠，雖軍國大事，日不暇接，而端坐凝然，百務就理。蓋得力於文正者至深。吳汝綸則處世尚實在，嘗曰：「不可於上守吾法，不可於法利吾民，不可於民行吾志與學」。故其為政，可博美名取上效而實無裨益於民且擾之者，一不措意。逆民之情，實則利之，則毅然而行，雖觸上官之怒不顧也」。（註二）此蓋得國藩之堅重與平實也。其他如張裕釗黎庶昌之倫，於治學修身之道，均無不守曾公之家法也。

第二節 學術之引導

曾國藩幕府賓僚，大率為其學友與弟子。平時論學究文，影響至大。如劉孟容郭筠仙為最早之友人，相與研求儒先性理書，究宋儒心性之學。其於出處受辭之際，皆三致意焉。故諸人處世之衷，相伴而不悖。斯由於其學既純，道即合一也，而國藩於友人之學，關心甚切，如與洪琴西書云：

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听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者思足下閔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慰，退而無與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慮足下，忽不知相愛而相恤也。今者劉君（某雲）將以明春南歸，甬血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

國藩於友人學業之關懷有如此者。其於弟子，則尤諄諄勗勉，誨人不倦，故文章傳曾氏之系統者甚多，卽於論學之見解上亦多相互消息之處，茲分述於左：

一 漢宋學中和說

曾國藩平生以宋儒義理爲主，而於訓詁詞章二途，亦研精殫思，不遺餘力。嘗曰：「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攷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攷據之學，卽今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四者闕一不可。」（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九）故其論漢宋學之爭曰：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虛；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攷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

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瀆亂，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註三)

羅汝懷亦同意於曾氏之說，其與國藩書云：

「且夫漢宋之學之爭於天下也久矣，以愚蒙觀之，實無事之擾耳。今之所視為漢學者，名物度數訓詁也。所視為宋學者義理也。本自判分，不容偏廢者也。禮以六年之教，教以方名。八歲入小學而保氏教之六書，亦以幼小難語義理之精，視其博識名物而義理生焉。以大學言之，博識即格致之事，義理即誠正修齊之事。以論語言言之，漢學為博文之事，宋學為約禮之事。自科舉利祿之途既開，競趨簡易，故小學幼儀皆失。及其名位既遂，或有慕博洽之名，則考據興焉。其優於記誦者樂從之，其憚於搜討者厭苦之，於是瑣屑空疏，交相詬病而皆不得其平矣。」(註四)

張裕釗亦云：

「蓋自康熙乾嘉以來，經學號為極盛。……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交口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臧小之習，然或專從事於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為不足道，蒙又非之。失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詁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

有當焉。故裕釗嘗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以說之辯而明者也。（註五）

昔姚姬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曾國藩承其緒而更大之，以爲漢宋學之不必爭，學術界之調和精神，遂成一時之確論。

二 湘鄉派文章

曾國藩初爲古文，亦由桐城入手。與劉孟容書云：

「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

國藩與吳南屏書，雖曰「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然梅曾實以古文齊名於京師。二家賓客相通。姚永樸曰：「昔永樸先考慕庭府君嘗言吾師戴存莊孝廉入都，曾文正詢古文本法，存莊以惜抱軒尺牘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文學研究法工夫篇）則可知文正與桐城之關係矣。故國藩作聖哲畫像記，列姚鼐爲古來聖哲之一，且曰：「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但國藩之造詣，實駕姚氏而上之。張裕釗云：「裕釗近看惜抱文集，似姚

氏於聲音之道，尙未能究極其妙。昔朱子謂韓退之用盡一生精力，全在聲響上着工夫。匪獨退之，自六經諸子史漢以至唐宋諸大家，無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師深識此祕耳。」（張廉卿論學手札）。文正弟子，又多於姚氏，文名皆藉甚。與桐城派後裔不侔，故世稱之曰「湘鄉派」。黎庶昌之言曰：「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輾歸掩方，跨越百代，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平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註六）曾氏之文，固有異乎桐城也。故李詳論桐城派曰：「文正之文，雖由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博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父汝綸，黎澍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

湘鄉派出於桐城者也，但力矯桐城派狹隘之病，是無異使桐城派復興而益昌大，而其影響於近今古文界者尤鉅。蓋湘鄉派文章，以漢賦之氣運之，宏中肆外，無桐城家寒澀枯窘之病，所謂有變而後大也。

第三節 新事業

曾國藩之事業，影響於後世至鉅者，爲吸收西方文化，卽借他人之長，補己之短也。凡風氣之開，外國文化之見足以輸入而取用之，亦必有具遠大之識見而權足以改革一方者爲之倡然後可也。曾國藩之思想雖極實質實保守，然見他人之長，則勇敢而不惑，遂開清季提倡洋務之先聲。

國藩嘗謂自強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陷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造，曰學校，曰操兵。而於製造尤銳意講求。咸豐四年，新造戰船，購買夷砲，設砲局，做製西洋水雷。時諳製造數理之學集於曾氏戎幕者，有徐壽，華蘅芳，李善蘭諸人。同治二年（一八六二），諸人介紹容闈於國藩，國藩遂令其赴美購買機器，圖建製造局。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容闈攜機器歸國。（詳見西學東漸記第十四章）。明年，國藩回兩江總督任，成立江南製造母廠。國藩命馮煥光徐壽經始其事，而華蘅芳助之。徐壽在金陵，造成小火輪一艘，國藩極賞之，命名曰黃鵠。中國能造輪船自此始。而助壽成此輪船，爲之繪畫推算，測求動力，則華蘅芳之功也。壽於局中又條陳四事：一譯書，二開煤鍊鐵，三自造大砲，四操練輪船水師。於是局中設翻譯館，壽與蘅芳乃分任譯書。壽任化學汽機，而蘅芳則任算學地質，成書數百卷云（詳碑傳集補卷四三）。

曾氏之專心於製造，遠見殊爲可佩。故容閔云：

……自予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千百萬現金，專儲此廠，鳩工製造，冀其成爲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耳。

曾國藩用容閔，爲其新事業最有關係之事。不特在當時與江南製造局，其於西學東來，實關一途徑。容閔爲熱心於新教育之人，久欲施行其得自美國之新教育計劃而不獲。自見用於國藩後，乃得展其計而條陳計劃。其第二條爲：「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爲國家儲蓄人才」。容氏且定派遣之方。曾國藩再督兩江，卽商議派遣留學生之進行，專事照容閔之計劃。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乃有第一批留美學生之派出（時曾公已歿）。無論其後成績如何，要開風氣之先也。「故文正種其因，雖未獲親覩其結果，而中國教育之前途，實已永遠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學子，得受文明教育，當知是文正之遺澤，勿忘所自來矣」（容閔之言）。

按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委李泰國購買砲船之事，是年一月，李泰國與阿思本（Sherard Osborn）議定合同之條件。（註七）其第一二三條定中國用阿思本爲海軍總司令，並管理外國建築或雇用外人駕駛之船隻，期爲四年。其第四五兩條言，阿思本執行李泰國交來皇帝之諭旨，不論任何機關傳來之命令，凡李泰國認爲不滿者，並可拒

絕傳遞。此中條件，中國主權喪失之大，實駭聽聞。恭親王奔訴亦知不對，乃與李泰國駁商，其後奏定合同云：「所立合同，欲由阿思本專主，不肯聽令於中國，臣等因向李泰國再四駁詰，始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爲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爲幫同總統，以四年爲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此項兵船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註八）總理衙門與李泰國修改後，阿思本未之知。其年九月，阿思本抵上海，聞合同已改，遂北上煙台至北京。要求批准前訂之合同，不歸疆吏節制，總署不可，卒至變賣船隻，解散兵弁而決。

是事也，曾國藩曾反對之。陳恭祿君於「曾國藩與海軍」一文中（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三卷四期），因曾氏反對用外國船砲，遂謂「曾國藩胸襟褊狹，囿於見聞，不能認識新時代而有適當之辦法」。且曰：「曾國藩誤國之罪，蓋不辭，其下更不足責矣」。實過當之論也。

曾國藩反對用外國人管理且司令之兵船，誠爲事實，其原因吾人可得而知者：（一）根本反對外國人助戰。曾氏乃一事專求實在之人，洋人助戰，常勝軍總將白齊文早予國藩以不良之印像，不再欲洋人助戰，自爲必然之顧慮。（二）曾國荃圍南京，時已閱二年之久，勢在必下，不欲他人分其功，乃爲武將應有而必有之心理。觀同治三年李鴻章知曾國荃軍足以復南京，不願分其功，而謂天氣炎暑，不宜調遣兵士之事，其間爭功讓功之關係可知。自己

國人顧慮尙且如此，今欲外人分其最後之功，豈曾氏兄弟所願乎，亦當所有軍人所不願也。（三）畏懼外人之心理，固亦有之，推測外人之桀驁，自所不免。今若用外人以平內亂，他日外人據地而索重酬，則爲害國家寧可想像，俄人於英法聯軍時，以調停居功而索厚償於東北，前車之鑒，國藩所引爲可慮也。故國藩一面反對外人分奪權利，一面銳意講求製造。當李泰國代辦輪船不成之歲，卽國藩委派容闈赴美國購辦機器之年（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曾氏之意，蓋欲求外人所有者，我能自製之，方爲根本之計。是故謂曾氏心地褊狹，識見短小，甚至訾其誤國，實未當之論也。

曾公既歿，李鴻章秉大權，亦力求富強之策，而銳意用西人之長。一方固由風氣已開，蓋亦承曾公之意也。吾人試觀鴻章所爲之新政：

同治九年十月

設機器局于天津

同治十年四月

在大沽設洋式砲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

挑選學生赴美留學

派武弁往國學習軍械技藝

請開煤鑛

設招商輪船局

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

光緒元年十二月

請設洋學堂於各省並變通考試
功令另開洋務一格

光緒二年十一月

派福建船政學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

始創海軍向外國訂造軍艦

光緒六年七月

設水師學堂于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

設南北洋線

光緒六年十二月

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

設開平鑛務局

光緒七年六月

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

招商承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二月

築旅順船塢

光緒八年四月

設織布局于上海

光緒十年五月

設武備學堂于天津挑選各防營勇弁入學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

開漠河金鑛

光緒十四年

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

設醫學堂于天津

覽此表，足見鴻章所倡新政，大部皆關於軍事，蓋皆繼承會氏之志而行也。

按吾人所謂風氣已開者，則以留學生派遣後，光緒二年，又有正式公使之遣駐。歐風美兩，逐漸東來。而使臣如郭嵩燾爲當時諳世界大勢之最。自使英後，由倫敦寄書李鴻章，嘗陳四點：（註九）（一）方言火車與輪船之利及電報之驚人。（二）痛譏中國士大夫甘心沉溺於鴉片，習玩西洋之奢侈品，而不知修造鐵路電報等。（三）報告日本人在英國習技藝者二百餘人，習經世有用之學，雖諸侯亦有至者。（四）中國派遣學生，須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學，並修鐵路學與電學以求實用。然則鴻章所亟亟講求者，又未嘗不因嵩燾之勸也。

第四節 外交

清季外交，繫於李鴻章一人之手。而鴻章晚年之事業，亦卽以此爲鉅。鴻章之外交，世人恆以軟弱譏之，然其能取信於外人，亦爲時人所不可及。但斯二者，鴻章皆有所承受而然，則得之自曾國藩也。曾氏對於國際情形，不如鴻章諳知之明，然其外交主張，切實得當。觀其往辦天津教案，稱誠所至，一死以將。拚生命以顧大局，實爲外交家之楷模。蓋曾氏之外交主和平，而待洋人之道，一秉誠信，當其辦天津教案時，奏云：

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決斷。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失戰，無一定之至計，遂外患日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強盛如故，惟

賴守和議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愚民憤激生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倘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朝廷昭示，不開兵端，實天下生民之福。

曾氏蓋有鑒於咸豐九年十年之事，故力主和守。而其待洋人，與洋人交際，一主於誠信，則於其致李鴻章之信札中，屢見不鮮。嘗云：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却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而變。

又云：

與洋人交際，要言忠信，行篤敬。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厚，敬者謙。無論其或順或逆，我常常守此而勿失。

又云：

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疏淡爲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睦，此一定之情態也。

又云：

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

又云：

待洋人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

國藩於外交上對鴻章之訓告，可謂諄諄詳復矣，故鴻章後來數十年外交，即秉此和平，忠信，篤敬以行。今再錄庚子西狩叢談一節，以見外交上國藩與鴻章之關係。

……又曰、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爲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以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筌，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只是爲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按乃皖中土語，卽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鬚，良久不語，徐徐啓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爲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鬚不已，久久始

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儘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致於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佔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些。：：：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門生準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着這囊錦，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大人一言可以終身奉行，真有此理。

會國藩一人之影響，觀此益可見其大矣。

其時能明世界大勢者，郭嵩燾爲第一人。郭氏對於曾公之外交主張，極口贊同，嘗曰：「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註一〇）故嵩燾之外交主張，亦以和平誠信爲主。中法越南事起時，廷臣均主戰，嵩燾堅持不可戰之理，其疏有云：「惟西洋一主通商，歷久不變。：：：：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誠信相孚，萬不可以虛僞相飾。其與中國相去數萬里，用兵之費又數倍於中國，本不能輕易言戰。」可謂能明大勢者，而其主覓正與曾公同，亦以能明其理而已。

第五節 軍事

就政治外交而言，曾氏之業，傳諸李鴻章；就軍事而言，鴻章亦爲曾氏之繼承人，卽淮軍代湘軍而起也。咸豐初元，國藩治軍衡陽，成湘軍。其治軍以忠義勇敢勤儉和睦誠實爲主旨。以書生爲將領，故有臨陣不苟之精神，而無驕奢怠惰之習氣。國藩嘗與江忠源書云，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劑而後可以言戰也。李元慶募平江勇東渡，曾公亦嘗勉以四事，（一）禁營宜深溝高壘，（二）哨探嚴明，（三）稟報詳實，（四）痛除客氣，此皆湘軍始終堅持之精神也。

李鴻章始立淮軍，卽以湘楚軍制爲楷式。曾文正年譜卷八云：「同治元年正月……李鴻章募淮勇到安慶，公爲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撥湘勇數營以助之。兩省將卒，若出于一家然。公所教也。」湘軍記云：「淮軍初起，所部半楚勇，高壘深溝，晨夕操練，吳人以爲創見。滬中兵常奢靡，而楚軍衣幘撲陋，外國人或譏笑之，將弁以爲慚，鴻章曰，軍貴能戰，待吾破賊憎之。」蓋淮軍亦不務表而尚實也。其後淮軍用西洋陣法，以防海禦外人，則湘軍所無。要之樸誠敢戰，以效命疆場爲榮，以退縮畏死爲恥，募則來，遣則去，則湘淮無二致也。故湘軍制與精神，傳淮軍而又傳諸北洋軍。然積久弊生，遂改往昔之舊，其勢必然，湘軍當南京克復之時，精神亦已稍弛，國

藩遣歸之而主用淮軍，淮軍繼湘軍而起，亦勢所必然也。

第六節 薦舉

附表

士從於曾國藩之幕，藉曾氏之力，保薦至封疆圻者，頗有其人。保薦幕賓之風，雖非自曾氏創之，自此而更盛，則不必諱言也。

清朝選士，除科舉外，本有題薦錄用之制；如康熙十七年諭吏部，命內外各官，舉保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雍正元年舉方正後，其後易君之元，按例舉行。乾隆元年，詔學政得薦舉諸生。至於各疆吏得保舉其幕賓，則始於嘉慶元年。「議准督撫幕賓有才猷出羣者，許特疏薦引。司道以下幕賓，由督撫保題，均送部請旨考試，分別錄用。」（詳見大清會典）
。續清文獻通考云：

咸豐十一年上諭：現在各省軍務未竣，亟應簡拔人才，講求吏治，以康濟小民，俾無失所。各該督撫於所屬各員，擇其廉節日愛，任事實心，及素有循聲，民情愛戴，堪勝道府者，臚列政績，出具切實考語，酌保數員，候旨簡用。其道員及州縣各官，如有出色之員者，一并核實保奏。

又云：

同治元年諭：近因封疆藩臬，在在需人，疊諭曾國藩等臚舉人才，以備任使。：

職分較卑，而器識甚遠，將來堪以登用者，着一併具奏。從前楚省人才極盛，該大臣生同里閭，著卽加意延訪，隨時奏聞，用備他日任使。

故知自保薦幕賓之例開，朝廷用人，往往詢於封疆大吏。曾國藩於咸同之際，輒左右朝廷用人之權。此固因清廷倚國藩以平內亂，故畀以此特權而信之不疑，然國藩自負保薦人才之責亦殊誠。道光三十年奏請培養人才，卽有保舉與超擢二議。（註十一）羅伯宜死於軍事，國藩又常以未能使守一官統一軍爲憾。嘗嘆曰：「此君子有陶鑄人才之責者之咎，國藩所以內疚而尤惜之也。」（註十二）又嘗與俞樾書云：「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僕輩忝列窮官，便應博求英耆，薦寘周行，翼以蔽譏天維，而彌逢塞陋。自愧汲引無多，無辭於竊位之譏。如閣下者，久思效北海一鶚之舉，而因循未發，坐損年華。東坡詩云，『知命無雙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殆似爲鄙人言之。」國藩既自負保薦賢者之責，而朝廷則授以大權，故一時用人，往往出自國藩之薦。咸豐十一年胡林翼卒，國藩奏請以李續宜署湖此巡撫，朝廷卽以調授。其年左宗棠授浙江巡撫，亦以國藩力辭節制四省，而稱宗棠可獨當一面之故。然國藩雖得清廷之倚信，亦未嘗以任用封疆大臣之權自握也。如命酌保皖撫時，國藩遂云：

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豈容干預。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黨樹

私之端 庶幾紀綱彌肅，朝廷愈尊矣。

曾國藩安分如此，而清廷則仍殷殷命其一不當稍有避嫌之見，有所知不妨密封進呈。一清廷欲命李宗義爲漕督，丁白昌爲江蘇巡撫，命曾李商奏，國藩復奏，仍有一廟堂之黜陟賞罰，非關外諸臣所宜干預。今以督撫要缺，諭令臣等往返函商，尤覺非宜。一之言。然曾氏自治軍後，舉薦人才，破向例者，往往而有。史念祖開缺差委摺云：

：臣更有請者，軍營保薦記名道府，實因徽臣創始。臣於咸豐四年請保羅澤南，李綺賓，彭玉麟三員，始照京察記名章程，開用此例。緣三臣才能卓越，又建非常之功，是以破格請獎。記名後不過數月，均蒙簡放實缺。厥後各處做照此例，武而提鎮，文而藩臬，均保記名請簡。軍興愈久，員數愈多，非臣初意所及料。濫竽冒進之弊，誠所不免；而邁衆之才，異常之勞，亦未常不出於其中。

此其一也。又如同治吏部章程，非軍務省份，不得調取人員，但曾氏奏留吳汝綸改爲直牧同知，留於直隸補用，並免繳指省分發銀，仍得朝廷之許，以吳汝綸爲翼州直隸州知州。此曾氏于保奏之破例二也。至其保薦之人，實不勝列舉，吾人僅以其幕賓受薦舉，見於年譜奏稿者計之，數已不鮮，爰列表以見其盛，其非幕賓，則不與此表焉。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曾國藩薦舉幕府資僚表

姓名	資格	考語	奏請任用	舉薦年月	結
郭嵩燾	翰林院編修	在官則素治民心在家則素孚鄉里	辦理捐輸	咸豐四年	曾公起視師時若賈袖嵩燾爲親歷郡縣勸捐濟餉
唐訓方	教諭		分帶練勇	咸豐四年八月	曾國藩既檄訓方練勇乃募常竇勇訓練之命曰訓字營
甘晉	禮部主事	品端才裕	共理後路糧台	咸豐五年四月	南昌後路糧台派禮部主事甘晉及李瀚章司其事
李瀚章	後補直隸州知州	品端才裕			
李元度	按察使銜記名道翰林院編修	儲管艱苦百折不回	請加按察使銜並給勇號	咸豐八年八月	八月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號
李鴻章	在軍日久久著懋勞	留營襄辦		咸豐九年五月	鴻章會同曾國荃赴景德助戰
吳嘉賓	已革編修	請以內閣中書選用並加五品銜		咸豐九年六月	以防堵武陽復新城彰澤諸戰功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
左宗棠	兵部郎中	剛明耐苦曉暢兵機	襄辦軍務或簡用藩臬予之責	咸豐十年四月	詔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

果

李元度	按察使銜記名道	管帶水師多年艱苦備嘗 任事勇敢勵志清苦有古烈士之風	乃募平江勇赴浙	咸豐十年五月	曾公奏爲皖南道改防徽州元度率新卒三千以行
彭玉麟	布政使銜廣東惠潮嘉道	廉正誠樸吏事精賅裏辦糧台有年	改歸江西以道員遇缺開單請簡辦理江西通省才幹事務	咸豐十年五月	寧國水師未果設
李瀚章	湖南儘先補用道	才能可當一面思力精專識量宏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德	不使入川督軍令襄辦江皖軍務	咸豐十年六月	江西牙釐廣東權餉皆軍中重任國藩一倚瀚章辦之
左宗棠	四品京堂	血誠果毅練達戎機	補皖南道	咸豐十年七月	廣德寧國相繼失守左棠乃於八月(十年)整旅東行自醴陵取道江西爲皖南道改防徽州
李元度	按察使銜新授浙江溫處道	補皖南道	咸豐十年七月	爲皖南道改防徽州	
李鴻章	道員	淮揚水師	咸豐十年七月	設淮揚水師令鴻章統之	
左宗棠	三品京堂襄辦軍務	改爲幫辦	咸豐十一年四月	上從之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李瀚章	徐壽	華蘅芳	方駿謨	趙烈文	劉翰清	周騰虎	陳上杰	李鴻章	李榕
江西贛南道	議敘從九	藍翎六品	監生	監生	候選同知	候選主事	道員	道員	道員
才識宏遠條 理精詳	博涉多通	研究器數	不求聞達行 誼卓然	留心時事	博覽羣書	疏通知遠識 機閱深	歷著戰功所 部士勇精悍 得力		
辦理廣東釐 金			請量材錄用	出具放語奏 請數材錄用	數月之後悉 心察看再行	皆詔出咨遣 前來候到營	請擢江蘇臬 司飭令帶勇 四千名馳赴 安慶聽候調 遣	署理江甯鹽 巡道駐安徽 籌辦善後	
同治元年 五月					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	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	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	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	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
廣東榷餉國藩一倚瀚章辦理					詔令善送曾公大軍錄用		江蘇省城失守朝議急上海國藩以 士杰沈機有謀奏薦特簡授江蘇 察使	同治元年四月江蘇關帥國藩以鴻 章應上海薦紳來皖乞帥於是公超 署江蘇巡撫	國藩督兩江奏署鹽巡道

唐訓方								
黎庶昌	知縣	篤學耐勞內 懷抗希先哲 補授時艱之 志而外甚饜 訥不事矜飾	署院撫	同治元年 閏八月	李續賓以母喪歸唐公署安徽巡撫			
李宗羲	總辦江北 運使署兩淮 鹽務	正悉心考察 重訂新章	留任	同治四年 四月	上允之八年擢江權布政使			
李鶴章	甘涼道		北上總理營 務	同治四年 五月	願藩村捻奏請總理營務從至清江 告假歸			
吳坤修			署院南道	同治四年 七月	四年署徽甯池入諸道補安徽按察 使			
錢應溥	吏部主事	在軍效力	請加四品卿 銜	同治五年 十二月	豫辦捻匪晉四品卿銜			
王家璧	員外郎		請以五品京 堂遇缺題奏	同治六年 五月	允之			
孫衣曾	江甯鹽巡道		可備藩臬之 選	同治十年 十二月	擢安徽布政使遷湖北按察使			

註一 見水窗春曉卷上

註二 賀壽吳先生行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

註三 曾文正公書札復夏改甫

第五章 曾國藩之影響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八〇

註四 綠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一

註五 濂亭文集卷四

註六 鼎尊園叢稿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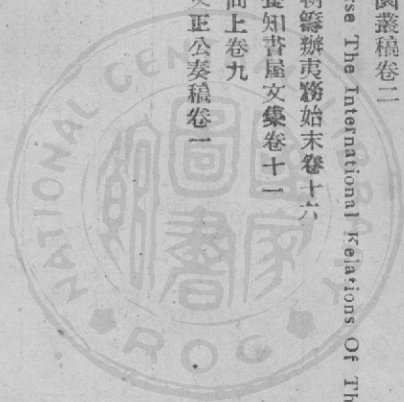
註七 見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註八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六

註九 詳見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

註一〇 見同上卷九

註一一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第六章 曾國藩受幕賓之影響

由上所述，吾人知曾國藩之行爲與思想，影響於其幕賓者多而且大，然其一生受其幕賓之感動與默喻者亦正不少，今舉數端以見之：

第一 墨經從戎

曾國藩始以母喪居家，奉旨出辦團練，其後治軍江西，又丁父憂，兩次均未終制，蓋皆以其友僚之勸也。當其以母喪不欲出，吳敏樹以書勸之，申衰絰從戎之義云：「伏維節_與順變，……爲國自惜。……今賊犯長沙，圍城月餘，官軍未能破散，卽近省數百里內山谷幽阻之地，皆望風驚亂，不可安處，此乃國家之難並興，君親之侮交至。如賊遂猖獗，恐公亦不得伏藏苦蓆之下，不一倡鄉里子弟以摧此兇醜也。成督撫提鎮謀畫有所未周，非公孰爲之計議者？」郭嵩燾則親至國藩家，敦促出與謀事。郭侍郎自敘云：「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旨幫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問已具疏力辭，並絨至張石卿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以嵩燾之言爲正，卽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見湘軍志詳議）國藩家書卷

曾公素講於禮，今不得已而從金革，猶可私自盡者，哀痛之實，寢處飲食之事，視世之名爲居廬者相去必大遠。如是亦可以無譏矣。」（註一）羅汝懷亦寄書國藩云：「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倚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去所無，豈足以爲解乎？』」（註二）國藩既以二人之言，且其時國藩聞計奏報後卽奔喪回籍，朝議頗不謂然。左宗棠在略乘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譁然和之，國藩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註三）遂不堅請終制，次年仍出而總師

第二節 國藩之納言與服人

虛心以求，誠心以處，乃國藩終身守之勿踰之格言。故他人有勸之者，無不虛心受之。復郭筠仙書云：

來示以憂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之浮散，卜弭亂之有日。誠爲正論。

復陳作梅書云：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略淮陽，大處着筆，誠爲名言至論。：：頃略整頓鹽務，試行西

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撲勇，懲貧劣而易以悃幅，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刻不忘。

求闕弟子記云：

夏弢甫言朱子之言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又云：

左季高言，凡人須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卽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

又云：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略同。

又云：

（許）仙屏來書，言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髮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固能，從臾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悅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

又云：

季高謂用法不如用人，用人當先得其心，而後得其力。精理名言，至當不易。

凡上引述，皆國藩恆取爲確論而自戒者也。國藩生活與思想之受影響，從可窺探之。其類乎此者正多，不必贅引。而其佩服一人，往往再三稱道弗倦。於左宗棠用兵之法，佩服甚至，故與左氏往來書札中，詢兵法者十之三四。彭玉麟與李元慶二人之戰略，亦爲國藩所欽重，而屢次援助之，尤爲感激，數見於書札中。（註四）

第三節 岳州之敗及湘潭之勝

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師發衡陽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鑫軍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曾軍新集營岳州城外，敵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俱退。鑫自以違國藩誠致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死守。國藩憤懣不救，將佐莫敢爲言。幕賓陳士杰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鑫字）國藩愠不應。士杰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穀色退臥，頓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國藩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何？」士杰乃言敵無戰船，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王鑫因得繼城出。計出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云。

按岳州一戰，爲湘軍第一聲。曾國藩不救王鑫，蓋以二人意不相合。先是國藩定湘軍營制，鑫不能用，因別將一軍歸巡撫調遣。中興名將列傳卷八王鑫傳云：「公負奇氣，語天下事甚易，文正患之。乃稍裁汰公所募勇，於是公與文正議論不合。文正東下，公留防湘南，

由是公統二千四百人別爲一軍。」國藩嘗寄賂秉章書云：「王璞山自興甯歸來，晤侍於衡，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慮其難與謀大事。」故鑫岳州之敗，國藩遂不救。幸以陳士杰竭力爲請，使鑫及其部將復生。按王鑫之部下，其後歸左宗棠，故與平浙定新疆有關，然則岳州之敗，又繫左氏一生之功也。

岳州之敗，王鑫遇救，咸豐四年三月初八至初十事也。俄而又有湘潭之役。

王闓運陳侍郎（士杰）行狀曰：

一岳州既敗，；文正獨與水師十營居湘川中流，上距湘潭九十里，下距靖港六十里。春水盛漲時多北風，寇上下皆瞬息可至。呼吸不自保。幕府無所爲計。侍郎私謂闓運曰：「今獨可悉岳援湘潭，卽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死矣。」闓運曰：「如此君何無一言？」侍郎曰：「欽差自以無守土之責，又本奉詔赴鄂，伺便欲出。今還湘潭，有退避之形，其實爲巡撫驅馳，軍中皆不利。吾不能犯顏強爭，子宜入說之。」闓運具言其計。文正招待郎使盡其說，卽大悟。飛檄塔忠武（塔齊布）旋帥援湘潭，水陸大捷。」（按時爲四月初五日）

按湘潭之役，亦湘軍初出之主要戰爭。湘軍與太平軍短兵相接，卽自此役始。先是國藩遇敗卽欲死，而不知闓久遠之計，蓋亦盛年意氣方剛，有以致之。幸用陳士杰及王闓運之言，使湘軍得保其根本。以後大事，繫於此也。

第四節 國藩處世態度之改變

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非常刻厲，觀其殺李金暘事可知，（註五）且與疆帥多相忤，然自咸豐八年再起，則大變矣。水窗春嘯有云：

……先是文正與胡文忠書，言恪靖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一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爲書篆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至成鉅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蓋文正嘗言以禹墨爲體，以莊老爲用，可知其所趨向也。嘗訝曾氏於八年後突然改變態度之故，及讀綠漪艸堂文集，始知羅汝懷之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丁父憂請假在家時，汝懷寄以書，諄諄以尙平實勿爭權相勸，其書略云：

今者天恩高厚，許遂私情，何幸如之。乃復追尋怨懟，苦索癩疣，不用馴雅之辭，惟抒憤懣之氣，亦何勿遊心廣大之域，是殆德性學問中或有窒閼之未闢，渣滓之未融已。（中略）獨識閣下爲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者。何者？天下爲平實堅樸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磯堅利，壁壘酸固。卽糞則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復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諮之節，日

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而復好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精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于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爲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爲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潛自我，撥潛自我，捐賈抽稅皆欲自我，而不復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

羅汝懷之書，將國藩苛求及壟斷權利之病，一洩無遺。國藩能虛懷而接受之，其咸豐八年以後之立身事宜乎受其影響。吾人試以咸豐四年因與王鑫不愜而不救其敗事與同治三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見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矣。

世謂國藩以禹墨爲體，老莊爲用，實則曾氏在咸豐八年以前以禹墨爲體，申韓爲用。八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即其自律，八年前後，亦自不同，求闕齋弟子記云：

自八年夏間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按客氣蓋言激于一時，非養之有素者，曾公於書札中亦常以戒客氣勉人。）以一勤字自助。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

景公分陰是惜之風。古聖先勞之訓，蓋嘗有志焉而未逮。是可見國藩亦自知臧豐八年前涵養未至而亟思所以改之矣。

註一 梓湖文集

註二 見綠漪草堂文集

註三 見水窗春曉上

註四 參閱曾文正公書札致李元度書



餘論

凡欲求專業之成，必以聚人才爲首務。觀乎曾國藩幕府賓僚助國藩之功，尤可見羅致人才之重要，而知籍一人獨裁之力不足以躋大功也。然而天下之人才，如何得集而用之，則必有駕乎天下之才識之量者，然後可以集天下羣才於一門而共相其事業。其人必須（一）才能足以服人，（二）道德足以感人，（三）令名足以信人，（四）性情足以近人，具斯四者，然後帷幕旣張，士歸如雲，爭來効死，曾國藩之所以克竟其志者以此。

自曾氏幕府中人才輩出後，世人遂益知幕府儲才之重要，故薛福成於光緒之元上治平六策，卽有設幕職之議，疏中有云：「我朝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左宗棠，始皆託迹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純卓著忠勳。可否略仿漢唐宋遺法，准令各省督撫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羣者，許卽專疏保薦，視其本職，計資論俸，行之稍久，必有閎駿之士出乎其間。」福成之議，雖未竟爲吏部用，但亦可見言論之趨向矣。然保薦幕賓，雍正元年已有一督撫保舉幕賓以彰激勸之令，嘉慶時再詔施行。至曾國藩屢舉保其幕僚後，斯風大盛。降及晚近，則久而弊生，幕府中不復有真實之人才，被保薦往往爲府主私近。曩余嘗整理北京政府時陸軍部之檔案，其中雜件，以遞總長之稟帖爲多，無一非候補官員食於門下而求安插者。其稟每多文字不能卒讀。設彼輩遂蒙擢而出仕，其能濟世也幾希。以視曾國

藩門下之人才，相去蓋不可同日語矣。



餘
論

參考書目

-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光緒二年湖南傳忠書局刊本
庸庵全集 薛福成 光緒戊戌無錫薛氏家刊本
桐城吳先生詩文集 吳汝綸 光緒甲辰家刊本
湘綺樓文集 王闓運 民國十二年長沙彙刊本
養知書屋全集 郭嵩燾 光緒十八年刊本
瀛奇文集 張裕釗 光緒壬午詹氏木漸齋蘇州刊本
汪梅村先生集 汪士鐸 光緒七年刊本
敬字類稿 蕭穆 光緒年間刊本
拙齋園叢稿 黎庶昌 金陵狀元閣刊本
汲庵文存 楊象濟 光緒辛巳杭州刊本
梓湖文集 吳敏樹 思賢講舍刻本
綠漪草堂集 羅汝懷 光緒九年長沙刊本
李文忠公全書 李鴻章 光緒乙巳金陵刊本
養晦堂詩文集 劉蓉 光緒丁丑年湖南思賢講舍刊本
甘泉鄉人稿 錄泰志 光緒乙酉嘉興錢氏刊本

常寧唐中丞遺集 唐訓方 光緒辛卯歸吾廬刊本

春在堂全齋 俞樾 光緒九年德清俞氏重訂本

十三峯書屋全集 李榕 光緒己亥袖海山房石印本

守默齋詩文集 何應祺 同治十年善化何氏刊本

白香亭詩集 鄧輔綸 民國九年周用成補刊本

蘇鄰池詩 李鴻裔 光緒戊子遵義黎氏日本刊本

清史列傳 中華書局民國十七年印本

清代通史 蕭一山 北平中華印刷局印本

清史稿 趙爾巽等 民國十六年印本

光宣列傳 金梁 民國甲戌(二十三年)年影印本

續牌傳集 繆荃孫 光緒十九年江蘇書局刊本

碑體彙補 閔翰昌 燕京大學國學研究廝印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光緒廿五年圖書集成局印本

中興將帥別傳 朱孔彰 光緒丁酉長洲朱氏江甯刊本

顏李所李記 徐世昌 天津徐氏刊本

清畫家詩史 李榕之 民國庚午刊本

東華續錄 朱壽朋 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本

清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 光緒乙巳年堅匏齋鉛印本

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湘軍志 王闈運 長沙刊本

湘軍志平議 郭嵩燾 清開山館刊本

湘軍記 王定安 光緒己丑年江南書局刊本

曾文正公事略 王定安 光緒元年北京坊刊本

李文忠公事略 吳汝綸 日本東京三省堂書店印本

近百年名人傳（李鴻章） 章息子 中華書局

左文襄公年譜 羅正鈞 湘陰左氏刊本

求闕齋弟子記 王定安 龍文齋刊本

彭剛直公奏稿 彭玉麟 先緒十七年蘇州刊本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寶鑒等 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郭侍郎奏疏 郭嵩燾 光緒壬辰刊本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石印本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光緒廿八年刊本

庸庵筆記 薛福成 掃葉山房石印本

水窗春囈 歐陽兆熊 上海機器印書局印

庚子西狩叢談 劉治襄 民國十七年北平廣華書局本

盾鼻餘瀝 左宗棠 光緒七年刊本

齋聞齋筆記 陳其元 上海檢古齋石印本

西學東漸記 容闕 聚珍版印本

今傳是樓詩話 王逸塘 天津大公報印

湖南通志 光緒九年重修本

湖北通志 宣統三年重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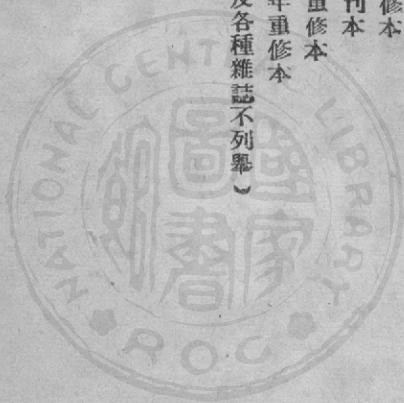
江西通志 光緒六年修本

安徽通志 光緒四年刊本

漢陽縣志 光緒十年重修本

武昌縣志 光緒十一年重修本

(此外志書及各種雜誌不列舉)



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上海第一版

會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一
伍元

滬版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

(印刷地點外的加運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作者

李

鼎

芳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交通書局

刷廠

發行所

文

通書

昆明 廣州

重慶 成都 貴陽

中華民國二十



十一月